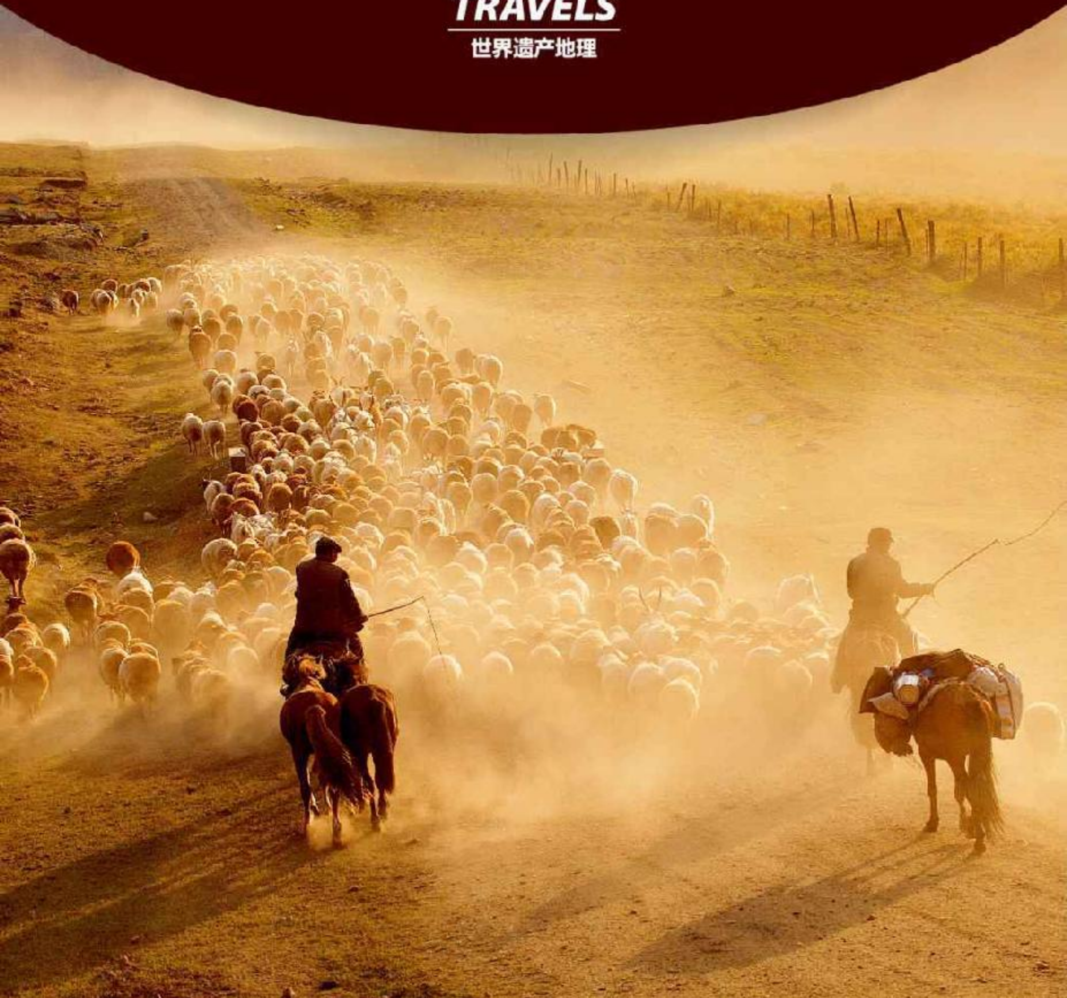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新疆 从这里开始

口袋旅行笔记

TRAVELS

世界遗产地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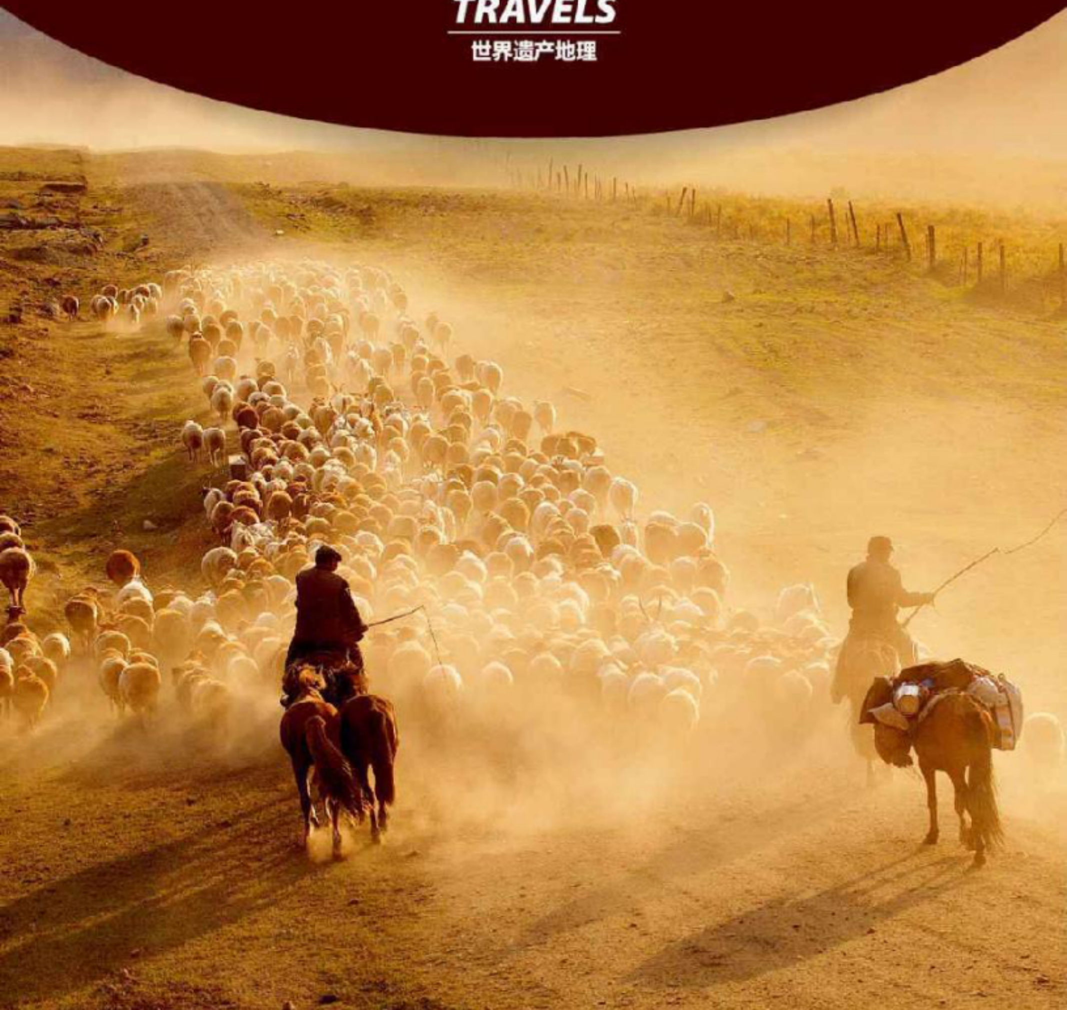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新疆 从这里开始

口袋旅行笔记

TRAVELS

世界遗产地理



目录

新疆边城：要塞、美景与史诗

新疆边境线：那抹最远的风景

新疆边境线上的美景

巴里坤：新疆从这里开始

伊吾：幻彩之城

边境线上的图瓦人

喀纳斯：谜之美景

塔城往事：军镇、口岸与一座城的民族史

塔城：美景与美食

惠远：一座城的使命

塔什库尔干：双城记

红其拉甫：通往彩云之上

版权信息

口袋旅行笔记：新疆，从这里开始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7©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7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N00009982-20170419

最后修订：2017年06月12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新疆边城：要塞、美景与史诗



中国边境线新疆段，绵延5600余公里。历史上，曾经历你争我夺、书写了一段段传奇。今天，我们沿着边境线，自东而西，分别探访了6座边城：伊吾、巴里坤、布尔津、塔城、霍城、塔什库尔干，去看边塞美景，寻找留存的史诗。

新疆边境线：那抹最远的风景

都说新疆好地方，这个物产富饶、风景独好的省份，还拥有着5600多公里绵长的边境线，像是竖琴弯曲的琴颈，稳稳地围住了这方水土。边境线的另一侧，国家众多：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也因此，这里有了最不一样的风景。

撰文/顾小白（本刊记者）

旅途中，我一直都在想象，彷佛已看到一条崭新的公路穿越了草原与沙漠，一路上有无数的桥梁架在河川小溪和水渠沟壑上。公路的路线会忠实地沿着古代丝路上商队和车轮留下的足迹和车辙向前延伸，到了喀什噶尔，也绝不意味着它已到了尽头。

1930年代，70多岁的斯文·赫定受邀为南京国民政府查勘西北公路线路。这个满头褐发、鹰勾鼻的老人满怀希望地想象着未来，他在途中写下了这段文字。

探险家的天堂

我第一次听说斯文·赫定这个名字，是在某本杂志上。这位12岁就立下志向、想要成为探险家的瑞典人，中学刚刚毕业，就应聘到沙俄的巴库油田，为当地一位工程师的儿子当家教。在巴库，他被广袤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了，从此和帕米尔高原、新疆结下难解之缘。

斯文·赫定曾说过："落后的亚洲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会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如今，他的话语正如同新疆境内不断延伸的公路、铁路那样，成为现实。当我搭乘着"北疆之星"城际列车，离开乌鲁木齐开始旅途时，看着车窗外一一闪过的绿洲、戈壁、大山，我想起了他。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这个地处西北边陲的省份拥有166.49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自东北部到西南部依次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这8国接壤。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新疆的边境线很是漫长—— 5600多公里，这是全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四分之一。绵延的高山、红褐色的岩石、银白色冰雪、来回盘旋的河曲、平坦如毯的草地、石头砌成的围墙、草原上的帐篷、骑马的牧羊人，这所有的一切糅合起来时，便是这条漫长

的边境线。阿克苏、喀什、伊宁、塔城、阿勒泰，那些和他国接壤的新疆城市，也因为这道边境线，而有了独特的风情。

夕阳西下，美丽异常，整个大地都沐浴在金色的暮霭中。暮色越来越深，直到夕阳坠入群山之后，整个天空一片橘红，夜幕完全降临时它才慢慢褪去；空中飘逸着花香，回荡着蛙声和蟋蟀声交织而成的音乐；远处，巴扎上人们弹奏着乐器，他们的歌声断续传入耳际。就是在这种时候，你会体验到乡村生活的真谛。一旦体验到它，永世不会忘记。

斯文·赫定笔下，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的夏夜充满了诗意和浪漫。当我处于在这个边境古城中时，看到的是另一种风景——同样是夏季、夜晚，古城中弥散着烤馕和羊肉的香气，维吾尔语浓重的卷舌音掺杂在汉语的交谈声中，远处的清真寺顶，那牙新月格外迷人。老城的沿街可以看到维族民居，它们大多被爬满葡萄藤的围墙包裹着，墙上开着门和窗户。若在乡下，维族人的房屋后面大多还会连着院子和果园。果园里栽种杏树、苹果树，以及我叫不出名的花花草草。

出了喀什往南，夏日灼人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通往红其拉甫口岸的道路延伸向远方。空气变得甜丝丝的，那是丝毫未被工业污染过的缘故。杏子、桃子、青草，当然还有牛粪所散发出的气味掺杂其中，这大概就是南疆边境的味道吧。



● 喀纳斯哈巴河，牧民赶着羊群在转场。牛羊转场，是新疆边境线上常能看到的情景。供图/全

景图片


伊吾县的胡杨林，有着沧桑之美。摄影/金建辉

当终年覆雪的慕士塔格峰出现在视野里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帕米尔高原。五大山脉——喜马拉雅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从这里延伸出去，辐射向亚洲大地。于是有人说，这儿就是亚洲的中心。帕米尔高原并非一片广阔的台地，而是汇集了众多雪峰、河谷和湖泊，塔什库尔干河谷从南向北穿越，最终汇入叶尔羌河谷中，在河水奔腾经过之处，迷人的湿地画卷被那冰川融水勾勒出来。

顺着河谷而行，在河水的转弯处，常常会有一抹艳丽跳入视野，那是一个村落，被芬芳绽放的花儿掩映着。塔什库尔干河谷中星罗棋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村落，蜿蜒的河流就仿佛是一条碧绿的丝带，将这些宁静纯美的村落串联在一起，组成了高原上一道如若江南桃花源的风景。

在斯文·赫定所在的年代，有人曾把喀什比作探险家梦寐以求的天堂。无数“不安分”的人试图穿过帕米尔高原的高山峡谷，将如画的风景留在身后，来到他们梦想中的天堂。于是，通往喀喇昆仑、因地拉科里、红其拉甫、乌孜别里、图尔噶特这些山口（口岸）的道路上，不仅

有过往的商队，还有众多的冒险者，但帕米尔的群山、喀喇昆仑的峰峦又岂是那么轻易被征服的！许多人将自己的人生定格在了那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崇山峻岭间，与那些倒毙的驮马一起，化作后来人的路标。

斯文·赫定第一次来新疆，是从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出发，走伊尔克什坦山口，进入中国境内的。这个山口位于如今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境内，是一个遥遥几十公里长的大峡谷。在谷地环顾左右，只见南山巍峨，北山耸峙，高峻挺拔的大山起伏逶迤，穿行峡谷之间，看那林立的怪石嶙岩交错，倒也是一种享受。从峡谷至斯木哈纳，再沿克孜勒苏河而上，便是到了伊尔克什坦。当年斯文·赫定就是从这里翻越了西昆仑山。

一个人的战争

斯文·赫定是在1890年的冬天来到喀什的。在这座边境小城，斯文·赫定见到了当时喀什最有势力的人物——当地居民口中的“新察合台汗”、沙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他的权势来自领事馆内由两名军官统带的45名哥萨克。俄国人竭力推行的南下政策对于新疆的影响由此可见。

1860年代，俄国人就把目光投向了新疆，他们先是占据了从斋桑泊到伊塞克湖之间的十多处卡伦（清代军事哨所），并与清政府在塔城就边境线划分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以武力相威胁。

最初，清帝国与中亚诸国并没有明确的边境线，天朝上国也不知道什么是边境，毕竟自古以来，中国人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1860年，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为两国界湖的伊塞克湖和斋桑泊被划为沙俄所有，塞留格木岭、奎屯山以西和围绕斋桑泊以南的广大地区也被俄国收入囊中。1864年又签订了一纸《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则彻底改写了新疆的边境线，让俄国人获得了中国44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天山山脉原来完全属于中国，而如今汗腾格里峰以西有一半的天山山脉不属于中国，便因为这纸条约。

那天，我站在山坡上，从伊犁河谷向南眺望，连绵几百公顷的田野碧茵似锦，天山西段的雪峰在晴空下连成一线，大片薰衣草地的淡紫色与之相映，令人心旷神怡。伊犁是特别的，冰山融水从高高的雪山上流淌而下，流经绵延起伏的山地，最终汇集到奔腾西去的伊犁河中，这片河谷让广漠的新疆大地多了一片鲜绿，地势低洼处生长着森林、起伏的山地上分布着草原。“这块地域宽阔、水草丰美的土地，就如同一个丰腴美丽的少妇，默默无声地用她那甘甜的乳汁滋养着无数的生灵。”陪同我

们的当地人这样说。他有着碧蓝的眼睛、高耸的鼻梁，却能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如诗样的文字来描述自己的家乡。

“没有左宗棠的坚持，没有曾纪泽的努力，也就没有今天的伊犁。”当我在伊宁——这座浓郁古朴边疆小城中，不时瞥见街头巷尾的民族风情时，耳边总想起新疆社科院买玉华研究员告诉我的那段过往。

“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因为这样不但极有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俄罗斯帝国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步兵上将曾如此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俄国熊”的野心。是啊，保卫自己的领地，俄国人为自己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但这个借口显然并不足够。

不久之后，浩罕国的阿古柏入侵新疆，将喀什等南疆边城卷入战火之中，此时，俄国人知道机会到来了。 1871年5月，2000多名俄军兵分两路侵入伊犁地区。尽管他们声称新疆的叛乱影响了俄国的边界安全，所以此举是为中国“代收”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但“占领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并在此移民”才是俄国人真正的意图。

就在俄国人进一步要为中国“代收”乌鲁木齐时，清政府正陷入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中。最终，陕甘总督左宗棠赢得了胜利，年过花甲的他抬棺率军，兵出星星峡，开始了漫长的西征之路。1878年，清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了新疆境内的叛乱。

新疆既已平定，俄国本应依约归还伊犁，但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哪有信义可言？被委任为驻俄使臣的户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在俄国人的胁迫下，擅自与沙俄在黑海之滨的里瓦吉亚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按照这纸条约，俄国人可以归还伊犁地区，但中国必须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一带割让给俄国，并给予俄国种种经贸和外交特权。如此丧权辱国，国人当然不能满意，清政府也不能接受。于是在将崇厚革职，定罪斩监候的同时，朝廷又委派大理寺少卿、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交涉。


新疆边境线上的冰川。除了冰川之外，边境线上的地理景观还有沙漠、戈壁、森林，等等。摄影/陈志峰

作为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和左宗棠西征不同的是，他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没有硝烟，没有战场，全凭唇枪舌剑，但曾纪泽知道左公的大军是自己最为坚固的后盾。

谈判是艰难的，时人形象地形容曾纪泽是“折冲樽俎，夺肉虎口”，并不为过。最终，如欧美各大报纸所说的那样，这个中国的天才外交官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沙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嘴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而这是俄国自从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曾纪泽能够做到的只是使得中国正式收回了伊犁九城的主权和治权，以及伊犁和阿克苏之间的特克斯河流域以及战略要地穆苏尔山口，但俄国人依然霸占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1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加上此后签订的《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5份勘界议定书，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俄国人收入囊中。从此，新疆的边境线方才基本固定了下来，大约就是今天的这个模样。

边境线上的俄国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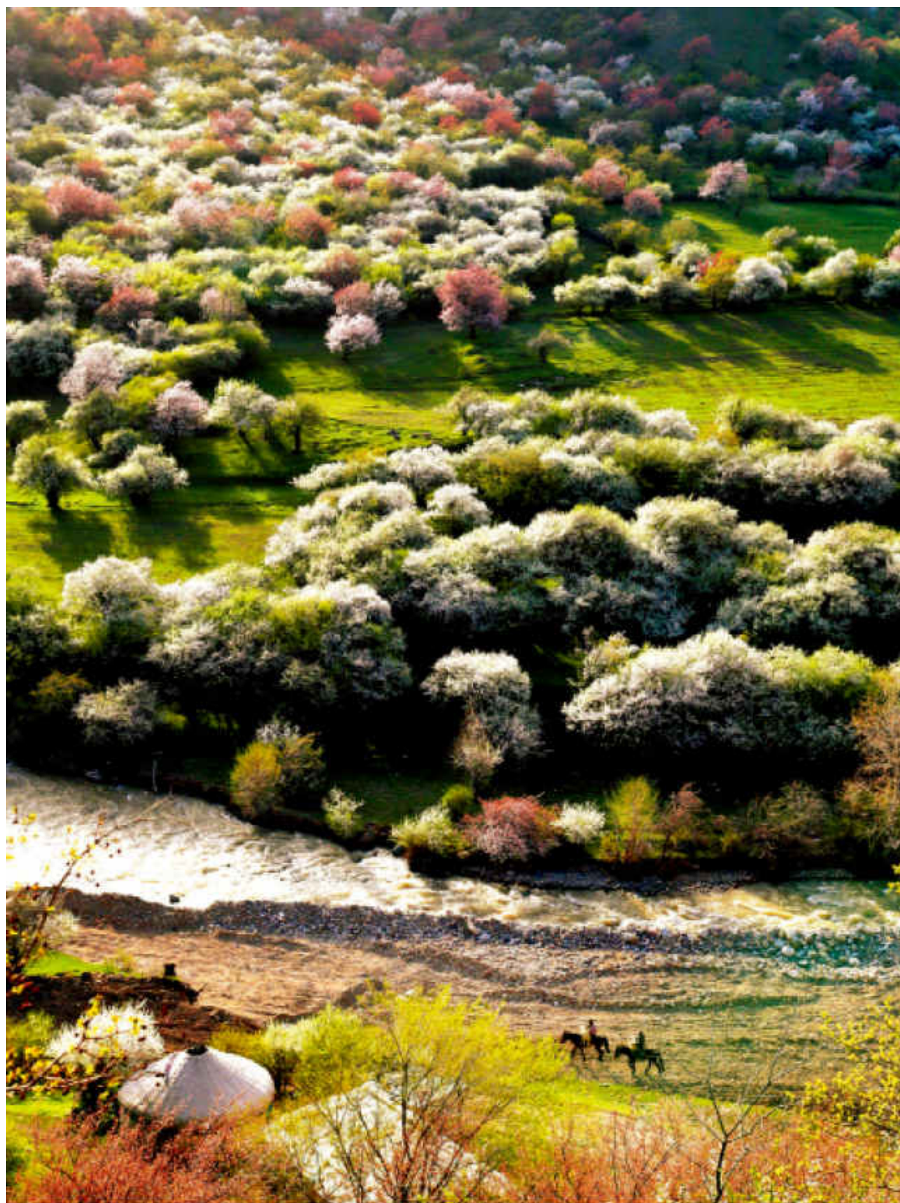
地处伊犁河谷中的霍城县本是新疆的军事、行政中心所在，伊犁将军府就设在此处的惠远古城中。那时候的清帝国疆域辽阔，西边直达中亚，惠远城位于新疆的中心。然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大片土地被割让给俄国人之后，位于新疆腹地的惠远竟成了边地之城。曾纪泽赴俄谈判，虽然将包括惠远在内的伊犁九城收回中国，但惠远城原本的价值也

因为距离边境太近，以及俄占时期的破坏，而彻底失去了。新疆建省之后，清政府将行政中心东迁到了近1000公里之外的乌鲁木齐，繁华一时的伊犁地区从此走向了衰落。

11年的殖民统治，让俄国人在伊犁留下的烙印太深了。在惠远古城的伊犁将军府旁，就有一栋俄式风格的建筑，两层的白色小楼，浓浓的欧洲风情。当地人说，这是俄国领事馆的所在。沙俄首任领事扎哈罗夫就曾经驻于此处。在俄国人入侵之前，惠远城西门外建有很多俄式住房，俄商贸易圈也设立在此，当年至少有13队俄国商队来伊犁进行贸易，他们用喀拉洋布和中国人进行交易。俄国人毁灭惠远城后，他们将领事馆迁到原为伊犁九城之一的宁远城，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统治中心，这便是如今的伊宁市。

很多老伊宁人都记得这座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所拥有的俄罗斯风情。不大的城市里，俄式建筑随处可见，斯拉夫人充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驶过街头的马车也是俄式的，甚至就连俄语也是伊宁的通用语言之一。而当年的俄国领事馆就是今天的伊犁宾馆所在，我在一个夏日的早晨走进了它。

茫茫一片碧绿，这是伊犁宾馆给我的第一印象。往里走，侧边的小路不知不觉中就把我引入了树林深处。红墙、蓝瓦，一栋栋俄式建筑隐没在绿色中，仅仅露出一角。百余年树龄的欧洲白榆、孤独的水塔，作为伊宁历史见证者的它们静静地矗立在那儿，在沉默中，无声地诉说过往。



● 春天，伊犁霍城县大西沟姹紫嫣红。供图/东方IC

若想找到更多流淌在边境线上的俄国风情，那就去塔城吧。

从伊宁往北而行，便是到了塔城。这个城市的地标建筑，大概非红楼莫属了。在市区的解放路和文化路交叉处，高大的青皮杨树下，一栋气派的俄式建筑物矗立在蓝天之下，铁锈红色的墙体、绿色的房顶、还有白木质窗棂，浓浓的俄国建筑元素融于一身，这就是红楼。俄商热玛赞·坎尼雪夫将它修起的那个年月，这栋红色的建筑是塔城最豪华、最时髦的建筑，而在周围低矮的民居衬托下，它更是显得气派非凡。

在如今，红楼算不上多高，但在那时候，仅仅6、7米高度的房间就足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沿着拱形长廊、踩着厚实的木地板，步入其中，仿佛时针在飞快地倒转，100多年前，俄商政要们正在这里举行宴会，一个个蓝眼、高鼻的斯拉夫人穿着华丽的礼服，在流淌的音乐中翩翩起舞。

通往明天的古烽燧

风景永远不动，因为人的行走、车的行驶，风景才流动了起来。行走路上，伴随着汽车的颠簸，窗外那一帧帧倒退的短暂风景，就像往事一幕幕。

带着红楼的往事，告别塔城，沿着阿尔泰山走过阿勒泰，再折向东南，穿过黄沙戈壁，便是到了巴里坤。我将从这里返回北京。这个天山北麓的边城中，不见了俄罗斯的风情，倒是浓浓的汉文化底蕴让我印象深刻。之前就听买玉华说过，巴里坤是新疆的根，汉唐盛世时，这里是经营西域的大本营。左宗棠收复新疆，也是由这儿开始。

从县城通往老爷庙口岸的公路穿过一片戈壁，沿途点缀着古老的烽火台，它们就如同新疆边境线一样，是粗犷而荒芜的，但始终能带给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向导侯光富告诉我，河西走廊蜿蜒而来的传统丝绸之路经过哈密进入巴里坤后，继而延伸到木垒、吉木萨尔、奇台、乌鲁木齐这些城郭军镇，千百年来，与这条古老商贸通道相伴随的，就是这些夯土筑起的烽燧了。

连绵相望的烽燧，准确地标明了古道的走向，为那些商队和探险者们指引了方向，让他们不断前行，穿过大漠戈壁、行走于荒凉偏僻的山岭沟壑中，通过那些山峰间的狭小豁口，将商品伴随着驼铃声运送到外界。它们见证了新疆边境贸易的昨天、今天，以及明天。

决定前往新疆，去探寻这条地图上的线到底有多长、去感知那最远的风景时，我是带着憧憬和向往踏上旅途的，在感受了漫长边境线上的那一座座边境小城所曾经历的风雨和潮落潮起之后，我想，唯有斯文·赫定说过的那句话才能够表明我的心情——

昔日的壮景一幅幅沉入西方的地平线，而新的灿烂辉煌的景象每天都随着初升的朝阳，一幕幕展现在东方的天际。

（感谢新疆野马集团对本文采访提供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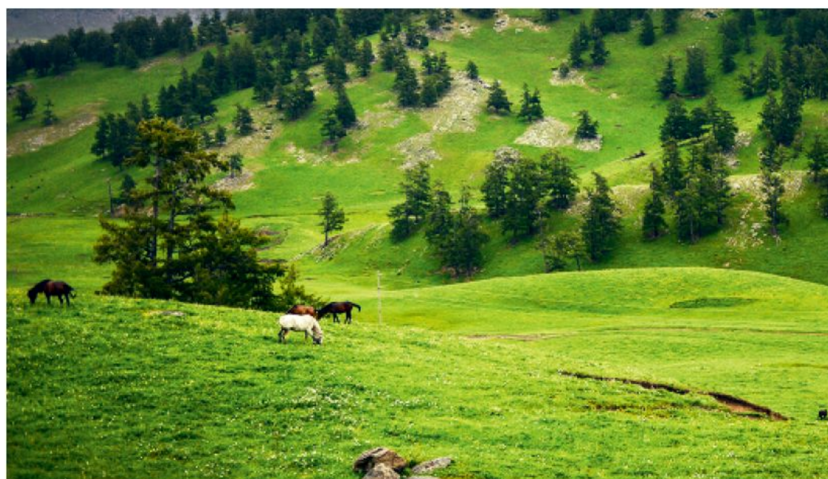
● 巴里坤三塘湖的唐代烽燧。烽燧在新疆境内分布较广，这凸显了新疆在古代的重要军事地位。摄影/金建辉

新疆边境线上的美景

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其边境线长达5600余公里，占中国陆地边境线的1/4，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这8个国家接壤。这条边境线上，风景名胜数不胜数，如左图中所示。



附注：本图中中国国境线按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形图》绘制



阿勒泰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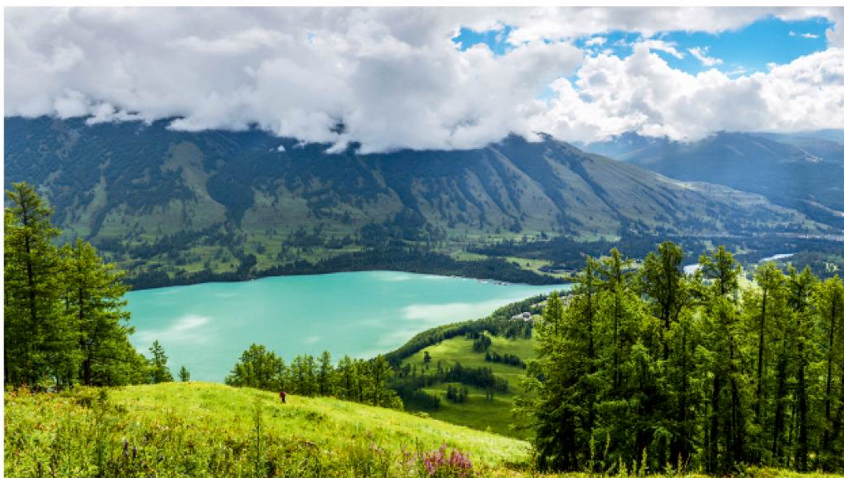
喀拉库勒湖



喀什石头城



五彩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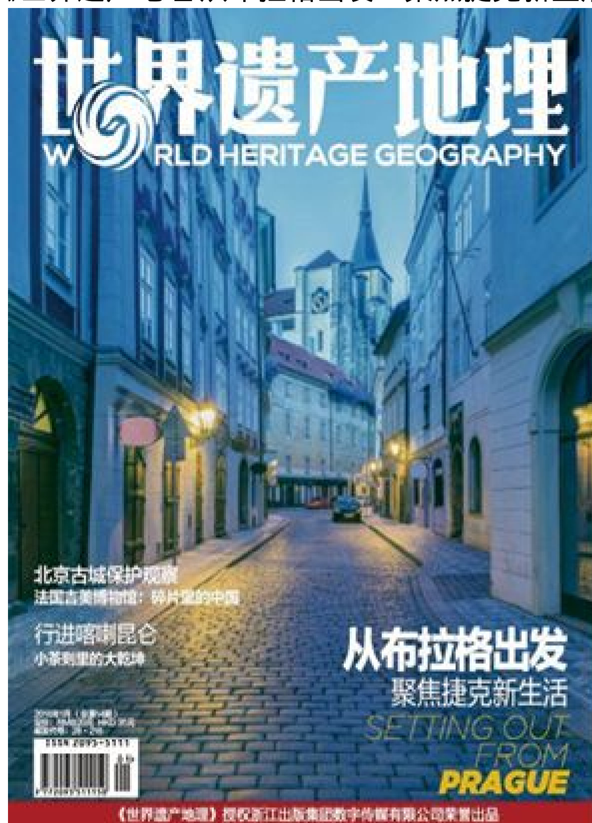


喀纳斯



伊吾胡杨林

猜你喜欢：《世界遗产地理·从布拉格出发：聚焦捷克新生活》



点此阅读

巴里坤：新疆从这里开始

在新疆东部的边境线上，有一座不为人熟知的边城——巴里坤。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史册上显赫的地位。或者说，那些丰富的历史遗迹，证实了它深厚的文化底蕴——东黑沟王庭遗址、大河古城、满汉两城……

撰文/顾小白（本刊记者） 摄影/金建辉



● 巴里坤县东黑沟有许多大型石筑高台、石围居住遗址，考古学家断定为世界上罕见的游牧民族的王庭遗址。摄影/吴同生

仲秋时节，三塘湖，烈日烘烤下，广袤的戈壁上升腾出滚滚热浪，叫人连呼吸都觉得困难。戈壁上，袒露着赤黄和褐红不成形的乱草，脚下的黑色沙砾被太阳晒得烫脚，仿佛就要化成灼热的岩浆。日照和云影的作用，让远处竟幻出一片碧蓝明净的海——但那里没有水。

驼铃声中，数十个身影从那片热浪蒸腾的海里渐渐清晰，这是一支商队。在毫无遮挡的烈日下跋涉于荒漠之上，驼工们如同戈壁的沙砾那般黝黑，他们的嘴唇干裂得流血。

这一趟来回三四个月，总算是快到家了。最后的旅途变得轻松起

来。没有人去理会这酷热，尽管他们觉得自己就快在干燥灼热的空气中被熔化掉。又行了一段距离，绵延的大山渐渐清晰在视线中，越过高耸的莫钦乌拉山，便是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大草原了。从那里到镇西府城（即巴里坤），也就几个时辰的脚途。

西域商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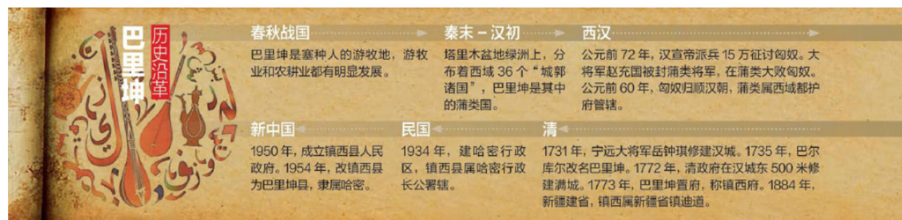
蒋晓亮是驼商的后代，如今他是巴里坤文物局局长。道光年间，他的祖先从陕西三原来到巴里坤经商，并将根留在了这里。到蒋晓亮这一辈，蒋家在巴里坤已传承至第7代。

蒋家显赫时，生意涉及手工、农作、畜牧等多个行业，还有1000多峰骆驼专门用来运货。在云集数百家商铺的巴里坤，蒋家的“仁和兴”与刘姓的“万顺荣”、倪姓的“永济堂”、宋姓的“田德全”等规模最大，被人尊称为“八大商号”。

“巴里坤曾经的繁华，不输你们江浙啊”，蒋晓亮的目光投向窗外，那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戏台，看上去和中原的没什么差别。蒋晓亮的办公室在地藏寺，可寺庙里为什么会有戏台？端详着这栋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的建筑，我很诧异。

或是看出了我的困惑，不等我发问，蒋晓亮便说起来：“清末，巴里坤有寺宇近百座，涉及佛教、道教、喇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另有德、贤、圣、仙等庙。它们大多是本地及外地商贾捐资修建的，除了用来祈福求财之外，还扮演着会馆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里坤的会馆也数不胜数，一些寺庙本身就有另一副牌匾。”

原来如此。这地藏寺正是甘肃民勤的商人在嘉庆二年（1797年）集资修建的。一墙之隔的道观——仙姑庙本是甘州会馆，是张掖客商云集之地。几乎每个月都有会馆办堂会，请来戏班子，邀得当地官商百姓前来听戏，所以，戏台出现在寺庙里便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了。



东汉

73年，班超战于蒲类海。汉朝在伊吾留兵屯田。137年，敦煌太守裴岑发兵三千，在蒲类海大败匈奴，刻碑铭记。

三国

天山南北诸国战乱，蒲类被车师后部兼并，称为蒲陆，属曹魏。

魏晋南北朝

车师灭国之后，蒲类属北魏。402年，柔然夺取了蒲类。555年，突厥灭柔然，蒲类属突厥。

隋

609年，隋炀帝侍郎裴矩招抚伊吾吐屯设（地方长官）。伊吾吐屯设领地千里，归附隋。610年，置伊吾郡，设“西域校尉”，专事西域。

唐

唐初，蒲类为沙陀部游牧地。640年，置安西大都护府，设庭州（今吉木萨尔）管辖蒲类县。

宋

北宋，蒲类属伊州。1146年，蒲类属西州回鹘。

元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改伊州为“哈密力”，改蒲类为“巴尔库尔”。巴尔库尔属于别什八里行省。

明

1438年，瓦剌部控制天山以北，巴尔库尔成为瓦剌游牧地。17世纪初，巴尔库尔成为准噶尔部游牧地。



● 巴里坤东天山脚下有许多建筑遗址群。图为遗址前的石头路，距今3000余年。

不过，大多数寺庙如今已难寻踪迹，人来人往、香火鼎盛的场景也定格在了往昔岁月中，但某些文化还存在着——地藏寺、仙姑庙每逢腊八都会向公众免费放粥，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

巴里坤湖畔

若论在巴里坤建庙之始，绕不开一个人：富宁安。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靖逆将军富宁安率大军平定策妄阿拉布坦之乱后，在天山脚下勒石记功，并建关帝庙一座。如今，关帝庙不复存在，但富宁安所刻石碑依然屹立在原处，历经风雨侵蚀，字迹已湮灭不清。

在巴里坤留下石碑的又岂止富宁安？史学界有个说法，新疆出土的汉碑一共有4块，巴里坤境内就发现了3块，分别为任尚碑、裴岑碑和焕彩碑。蒋晓亮收藏了石碑的拓本。数百字的碑文，仿佛为我拂去了历史的尘埃。

汉朝永平十六年（73年），为恢复与西域的联系，重整大汉之威，汉明帝下诏大发边军，进讨北匈奴。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率一

路大军出酒泉，长驱天山，斩杀北匈奴呼衍王部千余人，进兵蒲类海，在夺取伊吾卢城、留驻吏卒屯田后，方才返回。假司马（代理司马）班超在蒲类海之战中斩俘颇多，得窦固赏识，令其出使西域。

汉军的频频打击使得匈奴越加势微。永元四年（92年），北单于在蒲类海派使者前往洛阳，请求归顺。汉廷以任尚为中郎将持节卫护，率部屯驻伊吾（今哈密）。次年，北单于试图叛逃，被任尚及其长史王辅率部擒斩于蒲类海边——巴里坤松树塘发现的一块石碑记录了这件事，此乃任尚碑。

到了汉顺帝年间，匈奴势力再起，其首领呼衍王率兵进攻车师后部。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本郡兵马三千出伊吾，在蒲类草原大破北匈奴，斩呼衍王。为了纪念这一胜利，裴岑在东天山立了一块纪功碑，这块石碑如今被称作“裴岑碑”。

史籍中记载的蒲类海就是今天的巴里坤湖，位于县城西北18公里处。这个“海”曾有800余平方公里，如今萎缩至30余平方公里。从起伏的山峦上看这绵绵雪山与广袤草原中的一汪恬静的蓝色时，我惊讶地发现，她就像是仙女遗落在高原中的一面宝镜，美得那样澄澈、那样纯粹。

那么，蒲类是什么意思，是音译还是意译？有学者认为很可能属吐火罗语，意为“湖边之国”，似有道理，因为这里的确曾存在有一个古国。

《汉书》记载：天山北麓有一个名为“蒲类”的国家，他们“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记载十分简略，但和考古发现是吻合的。1984年，考古队在巴里坤县的兰州湾子发现了天山北麓东段最为古老的文化遗存，距今已有3000多年。

“去山上看看吧，西北大学的考古队现在还在那里”，蒋晓亮微笑着对我说：“也许他们能够给你想要的。”

原野上的废城

习通源是考古队的一员，从2005年他就跟着老师进行东天山考古，至今已有11个年头，当年的学生如今变成了老师。我爬上东天山的红山口，那里并不险峻，针叶林以下是一片平缓的高山草甸，牛羊遍地。蓄

着胡须的西北汉子刁通源就在这里，他正带着学生清理墓坑。

考古学的严谨，决定了刁通源不可能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只是告诉我，当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兰州湾子村发现了古人类居住遗址，用巨大的石头垒砌成。通过进一步挖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青铜器和铁器。其中，一件近1米高的大型陶瓮中，有碳化的麦粒，表明这里的先民也曾从事农耕生产。



天山脚下的杀人石。杀人石是突厥人的一种葬礼习俗。突厥人生前杀一人，死后会在墓前立一个石人。



巴里坤东天山正在进行发掘的游牧民族墓地。考古学者习通源正在墓坑中清理一具殉葬的马骨。

如今，习通源他们正在红山口一带进行考古，包括红山口遗址在内的多处游牧部落居住遗址群落被他们挖掘发现，其中还有相当于王庭规模的巨大遗址。

山风习习，身处被橙红色苔藓点染的巨石堆中，我恍若隔世——

3000余年前，一个蒲类国的先民，或是匈奴人，就在我所站在的山坡上，面向广袤的草原，眺望着巴里坤湖。身后，他的妻子正在半穴式的住宅中准备晚餐，幼童围绕在母亲身边，玩着骑马的游戏。长大后，他们将是草原上的马背勇士……

“有没有年代更近一些的遗迹？”我从遐想中回过神来时，问道。习通源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指着我身后的一块石头喊道：“喏，看这个，杀人石。”

正被凄冷的山风冻得瑟瑟发抖的我吓了一跳。杀人石是突厥人的一种葬礼习俗，《隋书·突厥传》中有记载，突厥人生前杀一人，死后会在墓前立一个石人。这个突厥人的墓旁有31块杀人石，由此可见，其生前可谓武功赫赫。

下山后，我直奔大河乡。习通源说，那儿还有一座古城。

车沿着公路疾驰，很快便到了大河乡。这是巴里坤草原地势最为开阔之处，东南北三面峰峦叠嶂，西面则是碧波万顷的巴里坤湖。无数沟壑泉流顺着地势从山坡汇入盆地之中，形成了招摩多河、柳条河、水磨河。于是，这里还有个好听的名字——甘露川——大河古城正坐落于此。

1980年代，当地农民挖取城中灰土充作肥料，不料挖出了许多文物，诸如铜钱、铜镜、陶罐。考古学家在做了碳14测年后发现，这是一座唐代城池。结合古籍《元和郡县图志》的记录，人们更惊讶了——原来这是唐代北庭都护府所辖的伊吾军镇。

隋唐时，吐鲁番地区为高昌国所在。唐太宗贞观年间，高昌王麴文泰与西突厥联兵进犯伊吾。麴文泰曾经到过长安，唐初的凋敝给他印象很深，于是他觉得唐朝远非前隋可比。但，他错了，也为这次冒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唐吏部尚书侯君集以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的身份率军进伐高昌。行军副总管姜行本是位出色的将作大将（相当于总工程师），以巧智和干

练著称。他率领一大批能工巧匠，先期到达巴里坤，砍伐天山的松木制造攻城器械。凭借这些攻城器械，唐军很快便攻克高昌。有趣的是，姜行本在战役尚未开始之前就已经觉得胜券在握了，他提前勒石纪功，这就是在巴里坤被发现的《姜行本纪功碑》。

高昌覆灭之后，唐太宗以其地置西州，开始逐步经营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恢复了通畅的交通。陪我前往大河古城的张国军，是一个“老巴里坤人”，自祖上迁居至此，已繁衍8代。闲聊之际，他告诉我，骆宾王曾有一首写巴里坤的《夕次蒲类津》，诗曰：

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

咸亨元年（670年），唐高宗以薛仁贵为逻娑行军大总管、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图谋从吐蕃人手中收复西域十八州。年过五旬的骆宾王随军西域，前往庭州（新疆吉木萨尔）。在翻越天山，到达巴里坤湖边时，面对碧波，他写下了这首诗。



考古人员正在修复东天山墓地中出土的陶器。


东天山墓地出土的青铜饰物。

由骆宾王前往庭州的路线可以看到，当时的巴里坤是通往北庭的必经之地。也正是如此，大唐收复西域，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又在甘露川夯土建城、屯驻大军，用以保证庭州的侧翼安全。这支在史料中记载有“管兵三千人，马三百匹”的大军便是北庭三军之一的“伊吾军”。大河古城正是当年的伊吾军镇所在。

古城的确是古老了些，1300余年凄风苦雨的侵蚀，令它变得破败不堪。从当年的西门进去，我沿着坍塌的缓坡爬上高高的断墙残垣，放眼四望，天苍苍、野茫茫。残破的城池孤独地伫立在原野之上，周围是金灿灿的麦田，远处可见天山上的皑皑白雪。碧空如洗，没有半丝云彩，以至于阳光很刺眼，就算是戴着墨镜，我也觉得有些淡淡的眩晕。

从现存的遗迹来看，大河古城有主附之分，两座城池都是方形，有门道通连。残存的土墙仍有10余米高，墙基底部10余米宽，顶部也有2米多宽。张国军告诉我，这个宽度可供人马在城墙上往来。古城的四角是角楼所在，至于那些土墩则是外附的马面，以利守军从侧面攻击来袭敌人。城垣之外还有宽达20米的护城壕沟，如今虽已没有当年深峻，但依然有浅浅流水、茂盛薇草。主城的东南角内还有子城，同样有城墙，这大概是当时军官的驻地吧。



大河古城的夯土城墙，气势雄浑，仍有大唐盛世的气象。

悲壮、苍凉，当然还有肃穆，让我震撼了，大脑里一片空白，以至于离开时，我还恍恍惚惚。大河古城始于大唐、终于大唐，至今没有发现被后人相继相承、不断加固使用的痕迹。因此，它显得很单纯。从这座单纯的古城出发，我将踏上觅求巴里坤另两座古城的旅途。

双城记

车渐行渐远，那座曾经雄立于巴里坤草原上的唐城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大河古城何时被弃？我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安史之乱后。一座城池就这样被废弃了，人们渐渐忘了它本身存在的价值。斗转星移，终究它变成了文物、变成了念想、变成了历史……

甘露川上屯垦戍边的大唐健儿，早就化作了一捧捧黄土下掩埋的森森白骨。沉睡了许久的英魂在近千年后，被齐鸣的金鼓所惊醒。那是来自中原的铁骑，只是李唐王朝的江山早已覆灭，飘扬的旌旗是这些亡灵所未曾见过的。这一年是清雍正七年（1729年），宁远大将军岳钟琪领兵3.65万人来到巴里坤草原，平定准噶尔叛乱。

两年之后，距离大河古城不过十多公里处，一座兵城被悄然筑起，统辖西路大军的宁远将军府便设立其中。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这座被称作巴里坤汉城的城池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这一年，甘肃安西提督府被移驻巴里坤，并更名巴里坤提督府，以管辖新疆绿营官兵的驻防和屯田事务。

又过了10年，巴里坤汉城以东500米处，一座满营兵城被修建了起来，名为“会宁城”，城内设领队大臣衙署，统领满州旗兵。第二年，大清帝国在巴里坤城里设立镇西府衙，从此，巴里坤城也就改名为镇西府城，并开始逐渐繁荣起来，直至成为新疆三大商都、八大名城之一。“仁和兴”的蒋家也就在那之后来到的巴里坤。

一直陪同我们的张国军告诉我，根据《镇西厅乡土志》的记载，当年汉城共有4个城门，城池虽然是依山而建，可并未受到山的走向影响，而是严格按照传统建城的要求，以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方向为准绳，钟鼓楼位于城池中央，由此辐射出去的十字交叉形街道将小城分为4块。东街和北街是商业区域，故而十分繁荣，而作为军营和官署的南街和西街则冷落不少，这就是当地“金东街，银北街，古董烂铁西南街”说法的由来。

如今的巴里坤县城，其实就是当年的汉城，3米多高的夯土城墙仍然将这个城圈在里面，一如当年。城墙之外就不再是城了。南城墙外，一条省道横贯东西；再往南，就是天山山麓；而西城墙外，是一大片庄稼地。这个季节里，小麦快熟了，金黄的麦穗伫立着，遥望着城北草原上那些低矮的牧草。

离开巴里坤时，我最后看了一眼古城，满汉两城的城墙都还在，从沧桑的古城门和斑驳的古城墙中，依然能够窥见几分历史遗留的印记。我想，这就是巴里坤，它那么不起眼，也不在交通干线上，似乎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曾经的辉煌，早已是过眼云烟，只有巴里坤湖默默铭记着它被称作蒲类海时的那些往事。实际上，这座小城——是的，它的确是个城，沉积了太多太多的历史。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浩渺无垠的巴里坤草原像巨大的海面，轻烟飘缈，荡漾如水。晨曦中，远处的城郭隐约在天山脚下的薄雾间，灰蒙蒙的。

忽而一骑绝尘，马蹄声声，不消时，一座城楼巍然于眼前，风灯一串于城楼之上摇曳。那青砖灰瓦的谯楼飞檐雕花，壮观而不失秀丽。抬头间，但听得一声“开门”。

此声尚在，那城楼之上，唱喏一声，于是乎，一众兵卒转动绞盘，缓缓打开城门。经甬道，而入城内，身后随着“关门”声喊，唱喝间，城门吱吱呀呀地闭合，那声紧闭之轰然，已然为马蹄抛于身后。原来那骑却是京师来的信使……

城内官民在那晨钟之间开始一天，又在那暮鼓声中终结一日，这便

是彼时寻常县城的模样了。



从空中俯瞰大河古城，它由主、附两城组成，轮廓清晰可见。摄影/吴同生



巴里坤清代汉城的城墙与得胜门。



巴里坤仙姑庙的金瓜吊桥。建于清朝的仙姑庙，曾是甘州会馆，盛极一时。



描绘巴里坤清代“满汉两城”的浮雕，两城相互独立，相隔500米，十分罕见。



征订 2016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0755-25934567 (69) / 010-65281005(06)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伊吾：幻彩之城

撰文/顾小白（本刊记者）



● 位于伊吾县的幻彩湖。摄影/金建辉

车沿着公路疾驰，我和同事小声地交谈着，从哈密到伊吾大概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绵延起伏的东天山早已在车后化作了渐渐远去的模糊影子。过了口门子，一路都是道路施工，让我们颠得够呛。渐渐地，我为逃离哈密酷热难耐的天气而产生的喜悦感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不耐烦，也许是车坐太久的缘故吧。

电话铃声将我从疲惫昏沉中唤醒，瞥了一眼，朋友的电话。刚一接通，就传来了他兴奋的声音：你去伊吾了？见到幻彩湖了吗？就在我没好气地回应他什么也没有的时候，突然，一片湖泊刺眼地冒了出来。

幻彩湖

迷人的幻彩湖安静地躺在那里，静若处子，当地人称她为“吐尔库勒湖”，意为静谧的湖，倒是贴切。湖畔是郁郁葱葱的草原，远远看去，这湖就像是被镶嵌在碧色之中的一块宝石。

车停了下来，我们迫不及待地跳下车。放眼望去，一湖秀水呈现出诱人的粉红，如同少女含春的俏脸，很是妩媚。蓝天白云映照在湖中，让荡漾的粉色中又多了几抹淡淡的蓝和纯纯的白。

陪同的伊吾县文联主席张永亮告诉我们，幻彩湖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够随着天气的变化呈现出不同色彩——晴朗的日子，这湖会同天空一

样碧蓝；到了日落时分，晚霞映照时，湖水绿里透红，很是绚丽；每每快要起风，湖面便是如同今天这样泛出粉红色；若是湖面呈出紫色，那就是要下雨了。张永亮打趣道：“伊吾县的牧民们将她当作天气预报员，出门看一眼湖水，便知天气如何。”

沿着长长的木桥，我们来到了湖畔，近距离地感受幻彩湖的美丽。桥下是青青的草地，几头牛儿慵懒地晒着太阳，不时扭头看着我们，它们总是在咀嚼个不停。叫不出名的鸟儿在没膝深的湿草中叽叽喳喳，一派草长莺飞之景。远处的喀尔里克雪山巍巍耸立，雄鹰展翼翱翔，仿佛就在那山头。在当地人的眼里，那山和这湖，犹如一对恩爱夫妻，相依相偎，守着伊吾河谷，厮守千万年。风掠过，那湖水清波涟漪，五颜六色的，不知名的野花含笑点头，香气扑面而来，悄然驱散了我们一路奔波的疲惫。

张永亮说，幻彩湖是个盐湖，当地人称“盐池”。湖水中含有一种盐生杜氏藻，体内含有杯状色素体，在生存条件不佳的情况下，会产生血红素，温度的差异会导致盐生杜氏藻体内的血红素产生变化，这也就是湖水会不断变色的原因所在。此外，充满盐分的湖水在不同的光照强度下，也会发生变色。

“晨烧暮灼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盐一直和人类文明密切相连。幻彩湖不仅出产盐，四周还有丰茂的水草，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里显然是一个极好的居住地。在伊吾县境内，如今已经发现了阔拉遗址、拜其尔墓地、下沟墓地、托背梁墓地等多处遗址，带有殉马坑的墓葬、小孩石棺墓及祭祀台。这让考古学家们颇为惊喜，因为根据墓葬形制，他们判断，这些遗址大多是2000多年前的古文化遗存。

在伊吾县，古人留下的痕迹又岂止这些？

谜一样的古城

想去看历史遗存，去下马崖吧。

在张永亮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伊吾县下马崖乡的一片绿洲上。翻过不高的土坡，一座孤独的古城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它静静地伫立在阳光下，除了风声，别无陪伴。风沙的磨砺下，它变得老朽不堪，夯土的城墙似乎要与大漠融为一体。由于严重风化，那墙早已失去棱角，但城堡的方形轮廓依旧清晰，城内的房屋遗迹，早成断壁残垣。没有人知道

这座城中曾发生过什么，我们只知道这是一座被废弃的城池。

对于这座古城，我很好奇，因为我只看到了它的现在，却无法了解它的前世。这如同一个巨大的诱惑，使我将目光投向残破的城墙时，心中频生疑问，该城为何时所建？城中的居民从哪里来？最后又去往何处？为什么要将它建在这里，又为何将它抛弃。然而，答案我终究是不知道的，挫折感让我能够感知到一种无奈在自己的胸膛中淤积。我只能靠支离破碎的信息去冥想，去猜测。

按照张永亮的说法，当地农民在城中牧羊时，曾见到不少康乾时期的铜钱，从这些出土文物以及建筑规模、形制来看，下马崖古城应为清代所建的城堡，可能是岳钟琪率军平定准噶尔的噶尔丹策零修筑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座唐代古城。

也许是带着发现古董的侥幸心吧，在沙土堆积、密布骆驼刺的城内废墟间走了走，什么也没有收获，倒是看到不远处的坎儿井流淌着清澈泉水。一道坎儿井就是一眼不枯的清泉，道道坎儿井，就是荒漠上的命脉，降雨稀少的地方有了水源的积聚，也就有了生命。我想，这古城大概是和那汩汩流淌泉水的坎儿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吧。

“没有人见过它的过往，除了那戈壁滩上的胡杨林”，离开下马崖时，面对我的长吁短叹，张永亮幽幽地说了一句。

不朽的胡杨

在新疆出土的众多木牍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以胡杨木做成的，也许是因为“胡杨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三千年的胡杨，一亿年的历史”这一说法吧。

物竞天择，天道有常，适者生存，弱者自强，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深处或是在寸草不生的戈壁尽头，当其他树木耐不住干渴而化作腐朽时，只有胡杨高挺着自己的脊梁，展示出生命的瑰丽画卷。大概也正是这份倔强，才会让人对胡杨心生敬意吧。

要看伊吾的原始胡杨林，得驱车近百多公里，前往浩瀚戈壁深处的淖毛湖，这是一个边境小镇，以清甜的哈密瓜而出名。太阳刚刚升起，地面就热了起来，到了中午，阳光把空气烤得很热，气温已经蹿到40摄氏度以上。很难想象在这样的荒野中，长久暴露在炎炎烈日下的感觉。

当我看到那片胡杨林时，我相信了之前张永亮所说的那番话——淖

毛湖的胡杨树面对的考验和遭受的磨难比其他任何地方的胡杨都要多。它们在深邃的天空下恣意伸展着自己的枝干，那直指苍穹的身姿，分明是对生命的执着与渴望。

“这片胡杨林的面积有47.6万亩，是全球仅存的三片胡杨林之一”，当摄影师下车拍摄照片，从不同角度发现那些胡杨树的美感时，我在听着张永亮的介绍。我记不清他后来还说了什么，因为当我走入盐碱地中时，被这些胡杨树深深吸引了。长久经受盐碱的浸渍腌泡让它们显得异常沧桑，也许是因为每天都在与苦涩和烧灼进行着殊死的较量，它们反倒很是倔强，绿荫婆娑地就在这烈日似火、吐气可燃的茫茫荒漠中。

“你们来早了，再晚些时候来，就可以看到那铺天盖地的黄叶了”，张永亮说这番话时，我正抬手抚摸胡杨的树干。淖毛湖没有一丝水的痕迹，只有茫茫戈壁。淖毛湖又是新疆著名的风区，罕见的灾害性大风时常刮起，这些胡杨树常常需要面对千丈狂飙恶风，它们成片地矗立着，用自己的躯体抵御着肆虐的风沙，尽管伤痕累累，但从未屈服，待到风沙退去，依旧精神抖擞、泰然挺立。大概是由于生长的艰辛吧，这些胡杨大多造型千奇百怪，极为独特。

一千年的生活、三千年的历史、六千年的沧桑，当我们行经一片又一片不同年代的胡杨林后，一片如同化石般的胡杨树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然死去，我们惊呆了，放眼望去，满目都是，它们枯死的身躯让寂寥的戈壁显得更加孤独和苍凉。

“走吧，不要惊扰了这片土地上那些胡杨树的魂魄吧”，在同伴低沉的叹息声中，我们驱车离开，将对生命的敬畏与震撼，以及对历史沧桑的叹息与无奈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我想，这些屹立在戈壁上已有千年之久的胡杨树，的确是见证过伊吾这片土地的沧海桑田吧，它们还将会在这里，继续见证着下一个千年。而那时，我们早已不在。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边境线上的图瓦人

在新疆北部的边境线上，住着一群图瓦人，他们善音律、狩猎，住在别具风情的尖顶木屋里，被誉为“林中部落”。如此有传奇色彩的图瓦人，他们的故事，该是何等精彩？

撰文/孟繁勇（本刊记者）



• 冰雪覆盖的图瓦人村落，像童话王国一般。供图/全景图片

从北京至新疆喀纳斯的直线距离为3978公里，身体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已经在飞机转班车的繁琐过程中处于疲惫状态了。但当我看到阿尔泰山满目的苍翠，绿意洗去眼前迷朦之际，还是感觉振奋。那时已经是22时左右，北京已经夜幕降临，喀纳斯却是阳光普照，若非我亲身经历，仅凭人说，怕是不会相信的。

我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喀纳斯景区内的白哈巴村，因地处边境，对面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土，故此又被称为“西北第一村”。吸引我的是在此生活的图瓦人（注：本文中提到的图瓦人，特指在中国新疆境内的蒙古族图瓦人），据说与其他游牧民族不同，可雪中滑行狩猎，善音律，奏楚吾尔，住尖顶木屋，被赞誉为“云中部落”、“林中百姓”。

我很期待此行收获，如此有传奇色彩的图瓦人，他们的故事，又该是何等精彩？

多语并呈图瓦人

一束阳光穿透云层，折射出多彩斑斓的光线，犹她打翻了调色板。在我眼前，高山密林，沟谷村落，尖顶木屋，清泉潺潺，色彩调染，随着光线的移动，呈现出红、白、黄等诸多颜色。河流蜿蜒，水面映射七彩，牧人牛羊，通道山坡，恍若油画。

不远处，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境线，最近处，距哈萨克斯坦东锡勒克仅为1.5公里。由此，白哈巴被称作“西北第一村”，可谓名副其实，而在村中居住的村民，便是图瓦人。

我正在静心欣赏眼前美景，旁边的人突然欢呼雀跃。这才注意到，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一只雄鹰盘旋在山谷之上。村民乌力扎告诉我，能够看到阿尔泰山的白肩鹰，意味着吉祥如意。

乌力扎是图瓦人，平时在村里做些游客生意，几乎每一个来到白哈巴的人，都会向他好奇地询问，什么是图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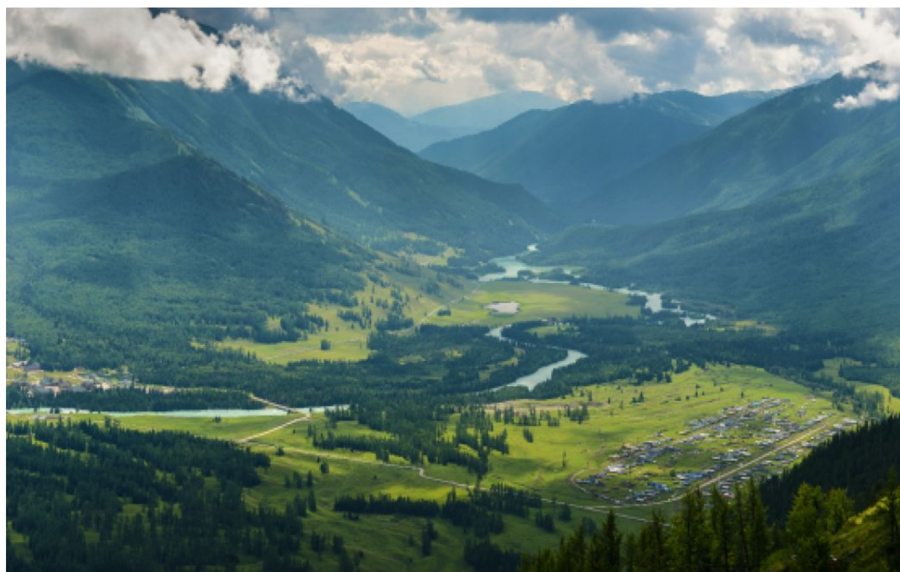
图瓦，最早出现在《隋书·铁勒传》中，其记载居住地为“北海南自都播（北海即现今的贝加尔湖周边），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可见是名为铁勒的一支部落。其久远历史，可追溯至中国的夏商朝，那时铁勒部族氏人，还被称之为“鬼方”，后因多次遭遇战争，被迫迁移至西伯利亚蒙古草原，称之“丁零”。此后，在秦汉时期，丁零为匈奴统治。至北魏时，部分丁零人迁至色楞格河地区，后被称之为“高车丁零”，为柔然汗国统治。至隋朝时期，高车丁零演变为铁勒，居住地即为都播。

铁勒部落薛延陀，是控制都播地区的首领，但随后唐朝军队战胜薛延陀，铁勒部落由此向唐朝称臣。至成吉思汗时期，铁勒成为蒙古部落中的“秃巴斯部”。13世纪初，一部分秃巴斯部落的族人，跟随成吉思汗大军西征。一些族人，留在阿勒泰区域，最终形成蒙古族的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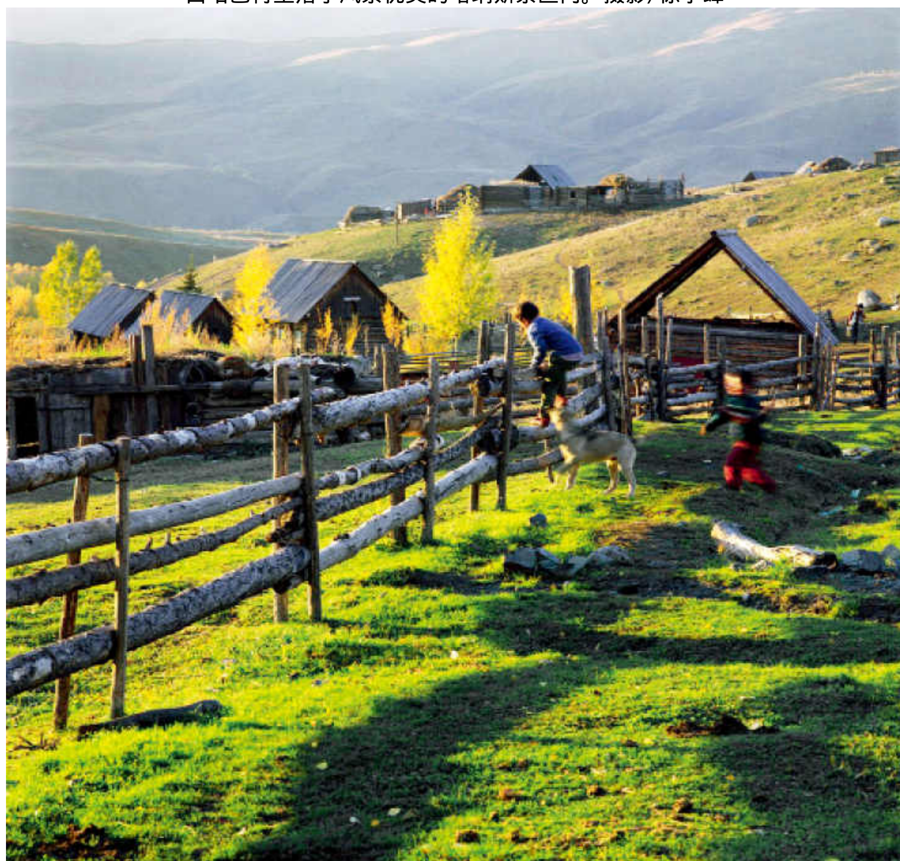
直至今天，我所接触到的图瓦人，基本上都对此段历史了然于胸，人人都会告诉你几个相关的故事。比如说，我在白哈巴接触到的多位村民，在谈到图瓦人的历史时，都提到了成吉思汗西征。

村民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成吉思汗的军队，虽为我讲述的版本不同，但大致说的都是：成吉思汗时期大军西征，在走到喀纳斯时，军中瘟疫横生，士兵染疫，行军难以跟随。于是，成吉思汗决定将患病士兵留下医治，而留下来的人，就是如今的图瓦人。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

图瓦人的母语，仍为突厥语，是中国境内唯一会突厥语的蒙古族。



白哈巴村坐落于风景优美的喀纳斯景区内。摄影/徐宇峰



白哈巴村中居住的图瓦人。供图/全景图片

至17世纪中叶，俄罗斯侵入叶尼塞河流域的图瓦人居住区，图瓦人力不能胜，不得不向西迁移，最终来到阿勒泰，与此前来此地的图瓦人汇合，至此开枝散叶，定居于此。

清朝与民国时期，将居住在阿尔泰地区的乌梁海人与图瓦人，称之为“阿尔泰乌梁海”，下设七旗。其中，以图瓦语为母语的分别为：库克蒙恰克旗、喀喇索彦旗和阿克索彦旗，另四旗语言为蒙古语。我所寻访的白哈巴村，在1949年前，即为库克蒙恰克旗部族所属居住地。其他库克蒙恰克旗图瓦人，则在可可托海、铁买克、阿拉哈克乡等地生息。

我在村里所遇到的图瓦人，他们的日常口语，则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之图瓦语（此语言无文字留存，只有口语），图瓦人在学校接受教育时的语言，则是蒙古语和汉语。因数百年来，图瓦人生活中与哈萨克族交往甚多，我见到的许多图瓦村民，也会熟练地用哈萨克语交流，从掌握语言的种类而言，图瓦人真可谓是多语并呈了。

神奇的楚吾尔

在白哈巴村，我所接触到的身为蒙古族的图瓦人，与我在内蒙古拜访的蒙古族，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点，其实在《新唐书·回鹘传》中有专门记载，图瓦人不会耕地，以捡野果、打猎、抓鹿、捕鱼维持生活。不止一位村民告诉我，之所以如此，也与图瓦人世代居住的环境相关。与多数蒙古族以草原游牧为主不同，蒙古族图瓦人生活在阿尔泰山脉，森林遍野，野生动物种类丰富，以狩猎、放牧为主。


冬季的白哈巴村。供图/全景图片

尤其值得一提是该区域冬季漫长，自然环境的改变，也使得图瓦人创造出独特的狩猎方式。以松木为板，马腿毛皮钉在板上，制作成毛雪板，在雪林中滑雪狩猎。据说速度极快，远胜乘马。故此在《新唐书·回鹘传》中，图瓦人也被称为“木马突厥”。《喀纳斯志》中记载，18世纪，在准噶尔部征服乌梁海的战争中，凡是发生在冬季的战斗，图瓦人均获胜利，主要原因就是图瓦人擅长用滑雪板。而准噶尔人不会滑雪，战马在雪原完全丧失优势，因此败仗连连。但至春、夏、秋三季，雪融冰消，则图瓦人常败，准噶尔军队常胜。

战争结束之后的部落生活中，滑雪板的功能，便逐渐转向滑雪狩猎时的工具。滑雪如何狩猎？同行的游客都对此兴趣盎然。向当地村民询问的结果，却是因对景区内野生动物的保护角度考虑，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滑雪狩猎了。

不过，村民们在说起图瓦人的狩猎方式时，总会提到一件乐器，实在也是奇巧，在此之前未曾听闻。那是我在乌力扎的小木屋里看到的，与牛皮制的酒囊、羊角等并排挂在墙上，形状与笛子相似，称之为楚吾尔（也有村民称之为楚尔）。初时，是图瓦人作为引诱马鹿等猎物时使用，据说吹奏出来的声音，和马鹿的叫声十分相似。

在白哈巴村，每一位村民都知道关于楚吾尔创始人阿尔布扬的传

说。在山上打猎的阿尔布扬，总是在山谷起风的时候，听到马鹿的叫声，他寻声而至，发现原来是一根芒德勒西草（草杆为中空，又称作扎勒特草）发出的声音。他仔细观察，草杆上不知为何有几个孔，风吹来便发出悦耳之声，声似马鹿嘶鸣之声。后经阿尔布扬反复实验孔的位置，定型之后，楚吾尔这件独特的乐器便诞生了。

制作楚吾尔的芒德勒西草，往往生长在松树旁边，多为背阴坡地，10月秋季，花开白色，随风舞动，也是喀纳斯一景。而能够作为楚吾尔材料之用的芒德勒西草，必须采自10～11月份时，花落之后最为适用。美妙的韵律，却是从一根草杆中发出，实在也是奇妙。



图瓦人独特的滑雪狩猎方式。供图/东方IC

我想任何一个来此寻访的旅人，都会眼看楚吾尔而心生疑问，为什么图瓦人会选取芒德勒西草，而不是其他的材质来作为楚吾尔的制作原料？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如芒德勒西草一样经加工后，便会发声的材质并不少。我向多位村民请教，这才知道，实际上与图瓦人的价值观有关。图瓦人认为绿色是佛陀恩赐的吉祥色，在他们的生活习俗及宗教信仰中，认为森林的绿色具有灵性，而砍伐树木则会使砍伐之人遭遇残疾。也因此，芒德勒西草，最终成为制作楚吾尔的原料。

在我手中的这根楚吾尔，草杆通体光洁，持于手中润质如石。楚吾尔制作，工艺其实并不复杂，但胜在奇巧。据说必须是吹奏者自己亲手制作，其声最能动人。如果是用别人制作的楚吾尔吹奏，总会觉得别扭。

我不解为何楚吾尔要演奏者亲手制作，其声才最为动人。乌力扎向

我描述了楚乌尔的制作过程，取来芒德勒西草，须风干之后方能使用。工具仅是一把刀，第一个音孔，从草的底部按照四个手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并齐）的宽度挖凿，第二个孔则与第一孔三指宽（食指到无名指），第三孔与第二孔距离为四指（食指到小指并齐）。我至此恍然大悟，正是楚吾尔音孔之间的距离，与演奏者的指距贴合，方能动人于耳，感人于心。

我请乌力扎吹奏一曲，他婉言谢绝，却为我请来一位名叫米尔根的小伙子。乌力扎才告诉我说，米尔根的吹奏水平，要比他强多了。乌力扎不愿露怯，米尔根倒是大方自得，他将随身携带的楚吾尔取出，竖立手持，放置唇边，却以上门牙卡住楚吾尔顶端，右手拇指按第二孔、食指按第一孔，第三孔左手食指轻按。我听到的声音，婉转悠扬，清亮辽远，悠扬之外，又有一种类似呼麦的声音传出。我是第一次听到如此独特的声音，坦白说，有些不能相信呼麦和楚吾尔同时发声。再次仔细观察，看到米尔根喉头微动，类似呼麦的声音，确实与楚吾尔的声音同时发出，前者低沉，后者昂扬，两者结合，更显音色丰满。

我闭目侧听，在舒缓、沉稳的乐调中，呈现一片苍茫之色，闻之直抵人心。我将心中感觉向米尔根诉说，他告诉我，在吹奏之时，虽口中有声无言，但他的心里一直在唱着歌词，向喀纳斯的各路神灵倾诉，春秋冬夏，四季俨然，尽在楚吾尔的曲调中……

不打地基的木屋

漫步在白哈巴村，只见远方山林，近处河流，白云盘山，牛羊点缀，更兼山花五彩，确是林中胜景、山间桃源，称之为“云中部落”，当得其名。

在游客必经之地，很多村民都会在自家门口将奶疙瘩、奶皮子、野果等食品摆放，我上前询价，也并不太贵。几番交谈，往往会被热情地引入家中，其实，这也正是很多游客的心思，进得图瓦人的木屋一观（当地村民称其为“冬窝子”）。这也难怪，我想，凡是来到村中的客人，很难不被独特的小木屋所吸引。

据说，图瓦人原本不会建造木屋，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一些俄罗斯人来到阿勒泰地区，他们就近取材建造居屋，便是俄式传统民居“木刻楞”（木屋）。图瓦人与之为邻，久而久之，也学习了木屋建造技艺。从此在毡包之外，又多了一种居住形式，夏天尤其舒适。

我看到每家的木屋前，都会有一个木栅栏围成院落，木屋皆坐北朝南，下为方型格局，屋顶则为厚木板制作，上面为尖顶式样。当地村民告诉我，木屋结构最为奇特之处，则是不会使用一根钉子，并且，建造之时并不打地基，选好地址之后，将地面平整，便可搭建木屋了。先用圆木（大多数为桦树）作为骨架，木屋四角以事先加工完成的凹凸的长方型木头，彼此衔接固定，因此结构稳固。而由圆木搭建而成的墙体，缝隙处采用当地所产苔藓填补，一层一层均匀涂抹。我看到，以此种方式作为木屋缝隙的填充，和内地建筑以水泥白灰抹平的作用相似，但以苔藓代替水泥白灰，透气不透风，木屋内凉爽宜人。而在雨季雪季，人字型的尖顶木屋，也能够利用排雨化雪，对于在阿尔泰山区生活的图瓦人而言，便是长久以来生存智慧的体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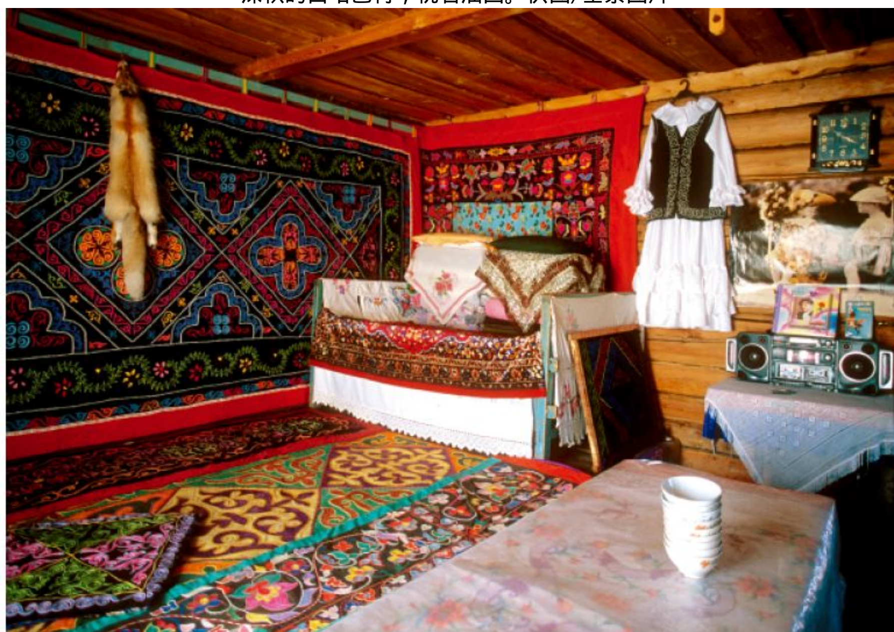
木屋内的陈设，极有蒙古族风情。我在多位村民家里看到，在木屋的墙上均挂有成吉思汗的画像，有的家里则会在桌上摆着酥油灯和香炉。而能够体现出图瓦人特色的，则是挂在墙上的楚吾尔，在其周围，大多有鹿皮、狐狸皮等标本，及一些如酒囊、帽子等日常生活用具。我在一户村民家里看到，有一只能够装3斤马奶酒的牛皮制酒囊挂在墙上，格外醒目，全手工缝制，据说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了。主人家已经不再拿它装酒。经过允许之后，我将酒囊从墙上取下，拿在手里，打开瓶塞，隐隐仍有一股酒香袭来。



图瓦人的尖顶木屋，建造之时并不打地基，也不使用一根钉子。供图/东方IC



●深秋的白哈巴村，恍若油画。供图/全景图片



在演奏“楚吾尔”的图瓦人。供图/东方IC

图瓦人的木屋，看似简单，实则造价不菲。一位村民告诉我说，如今因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因，禁止砍伐树木，因此只能去山外购买木料。运输、搭建、工费等算下来，一座三间开尖顶木屋的成本，大约在20万元左右。而村内生活条件好一些的人，在建造木屋时全部使用桦树原木，甚至成本会翻倍，这对于很多村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如今的图瓦人，一部分仍然遵循祖先的传统，放牧为生。随着喀纳

斯景区的开发和游客的增多，也使得村里的图瓦人，开始从事旅游的生意。我在白哈巴村看到，一些村民所开设的民宿接待点，便是以游客家访图瓦人家为主。而那些没有开设民宿的村民，也会将家中的奶制品摆放在门前，游客们对这些图瓦人自制的食品颇感兴趣。

时间在白哈巴村过得很快，司机在招呼游客上车了。村中有炊烟升起，远远地，我看到有图瓦人骑马回村，他们突然勒住马缰绳，马鞭向天空指去。也就是在离去之际，蓝天白云下，我看到有3只阿尔泰白肩鹰在森林、清泉间盘旋，它们飞翔在阿尔泰山脉，如边境线上的图瓦人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参考书目及文献：《新疆通志·民族卷》、《族群的演进博弈:中国图瓦人研究》、《图瓦人考》等。）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喀纳斯：谜之美景

撰文/孟繁勇（本刊记者）



• 喀纳斯的月亮湾。供图/**Gaopinimages**

白哈巴村位于喀纳斯景区之内，若你来到此地，在村里体验图瓦人的风俗之外，风光秀丽的神仙湾、月亮湾、喀纳斯湖等景致，更是不可错过。其景色如画，使人流连忘返，交通也非常方便，可乘景区大巴至各景点游玩。

神仙湾

神仙湾位于喀纳斯村南4000米处，海拔1327米。河流因受到下游泥石流堰塞而变宽，最宽处达700米，是公园里喀纳斯河最宽的河段。河中有数个小岛，面积大小不等。河心岛上与河两岸林木葱茏，芳草萋萋。神仙湾一带河谷开阔，在河岸形成大片沼泽地与草甸，风景宜人。

值得一提的是，河岸森林茂密，系落叶松和云杉构成的针叶林。树龄最大的落叶松表明森林至少有400年以上的演化历史，而落叶松树干上还留存有森林大火的火疤。

月亮湾

月亮湾位于神仙湾南2.5公里处，距喀纳斯村约8公里，海拔1326米。喀纳斯河在此形成两道极富韵律美的河湾，状如弯月，故名月亮湾。河流在此段同样深切于早期的冰川堆积物中，因此在河两岸形成高出河床数十米的台地。河床两侧有被水淹没的浅滩，这是因为下游卧龙湾的上方，曾于喀纳斯河右岸发生过一次大崩塌，堵塞了喀纳斯河，虽然这道天然堤坝后被冲决，但河中仍残留崩塌石块堆积的河滩，它使月亮湾水位升高，河面增宽，使原来只有在洪水期才被暂时淹没的河岸边滩也常年有水。在被淹没的河滩水面以上，还保留了脚掌形的几块草滩，被人们喻为“成吉思汗足印”。

月亮湾之美主要在于它那宝石般碧蓝翠绿的河水，加上柔美的河曲、五彩的森林，使月亮湾具有梦幻一样的意境，成为喀纳斯最富魅力的景观之一。在月亮湾旁的公路旁，有一观景平台，是俯瞰月亮湾并拍照留念的最好地点。不过，要真正体味月亮湾之美，还是应沿着河边的林中小道，去静静地感受。

卧龙湾

卧龙湾距喀纳斯村约9公里，海拔1325米，因河湾中有一酷似龙形的河心洲而得名。喀纳斯河在此段切割于古冰川U形谷底部的冰川堆积物。本来是普通的一段河湾，但若干年前，卧龙湾下方的左岸支沟爆发了泥石流，右岸发生多处崩塌，泥石流和崩塌的堆积物使河道被束窄，并使其上方的河面变宽，水流变缓，使泥沙在河中及岸边堆积形成河洲，造就绮丽的卧龙湾景色。

在卧龙湾的公路一侧有个宽广的台地，这就是早期冰川堆积物经河流下切侵蚀以后形成的冰碛台地，这个台地大致相当原来冰川谷的谷底。在这个台地上可以看到很多巨大的花岗岩石块，地质学上称之为漂砾，它是因为冰川的携带才从上游很远的地方被搬运至此的。

喀纳斯湖

来喀纳斯，怎可不去喀纳斯湖？它又名哈拉斯湖，系构造断陷和冰川堰塞双重作用形成的湖泊。滨湖峰峦叠起，湖岸陡峭。水面海拔1370米，面积44.78平方公里，蓄水量53.781亿立方米，列居中国淡水湖第三，超过太湖、洪泽湖和巢湖。喀纳斯湖最大水深为188.5米，平均水深为120.1米，为中国内陆最深的冰碛湖泊。

湖泊四周由新疆落叶松、新疆冷杉、新疆五针松等构成的泰加亚山林森林，原始自然，别具风格。更有棕熊、马鹿等野生动物出没。在湖北岸的入湖三角地带，平坦如镜，大片沼泽湿地与河湾、小河滩共存，风景秀丽。

塔城往事：军镇、口岸与一座城的民族史

新疆塔尔巴哈台山北麓,流淌着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塔城便坐落于此。穿城而过的5条河流给这座边境小城带来了“五弦之都”的别称。行走于塔城的街头，不时会有金发碧眼的俄罗斯族人擦肩而过，让人不禁好奇，他们从何而来？小小的塔城，为何充满浓郁的俄国风情？

撰文/孟繁勇（本刊记者） 摄影/宗波



• 始建于1910年的哈纳喀清真寺宣礼塔位于双塔公园西南侧，是塔城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

寻访塔城历史之踪迹，不得不提绥靖古城。

古城的遗迹，在塔城地区的部队驻地范围内仍可追寻，如今已经成为军营围墙的一部分。若非当地朋友提醒，还真是看不出来此地原为绥靖古城墙。我看到，在白杨树的树荫下，古城墙经岁月侵蚀之后斑驳难辨，初入眼时，以为只是一堆土垒。往前行去，在军营大门口处，见到用瓷砖装饰的城墙，上置火炮模型两门，依稀可见当时城防设施模样，这才确认，此地便是绥靖古城存留不多的遗迹了。

天湛蓝，云低首，树影婆娑，黄土高垒，无言处，寻思量。我想，旅人站在此处，都极易生发思古之幽情，但留在我心里的却是一个疑问：从一个军事重镇，至贸易口岸，最终成为25个民族汇集的边疆盛城，塔城是怎么做到的？

古城寻迹

塔城的传奇，是从一座小小的军营开始的。

清乾隆28年（1763年）春季的一天，伊犁河北的霍尔果斯军营，迎来了一队达斡尔族官兵。他们是从东北长途跋涉，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而来。寂寥的边塞营房，一时热闹非凡。一年之后，清政府设塔尔巴哈台军台（塔城之名，即塔尔巴哈台城简称），设参赞大臣职，建城于雅尔，城名“肇丰”，周长一里四分，高一丈五尺，开四门。并从乌鲁木齐及陕甘等地，征调绿营兵600名屯垦戍边。

边境军事要塞的建立，在巩固边防之外，意外地为跨境通商的人们提供便利。一时间，来自哈萨克斯坦、俄国的商人，在边境进行贸易，收购本地的羊毛、兽皮及土特产运回国内出售，边境贸易在小小的要塞周边逐渐兴起。

边塞清苦，交通不便，况冬季严寒，夏日蚊虫，军士苦不堪言。于是在1765年，由雅尔迁建至楚呼楚，新建城垣，乾隆皇帝命名为“绥靖城”。随后，为解决驻地官军粮饷问题，大力兴办军屯、旗屯、民屯等，予以口粮、种子及农具，利其耕种，便有陕甘、乌鲁木齐等地的回民，来到此地或采金、或种地，以此谋生。至1769 年，又从南疆调来 100户维吾尔族人，至交乌塘木、阿克乔克、乌拉斯台等地垦荒。但是，此时的古城规模仍然较小，“仅草创公廨，聊备栖止”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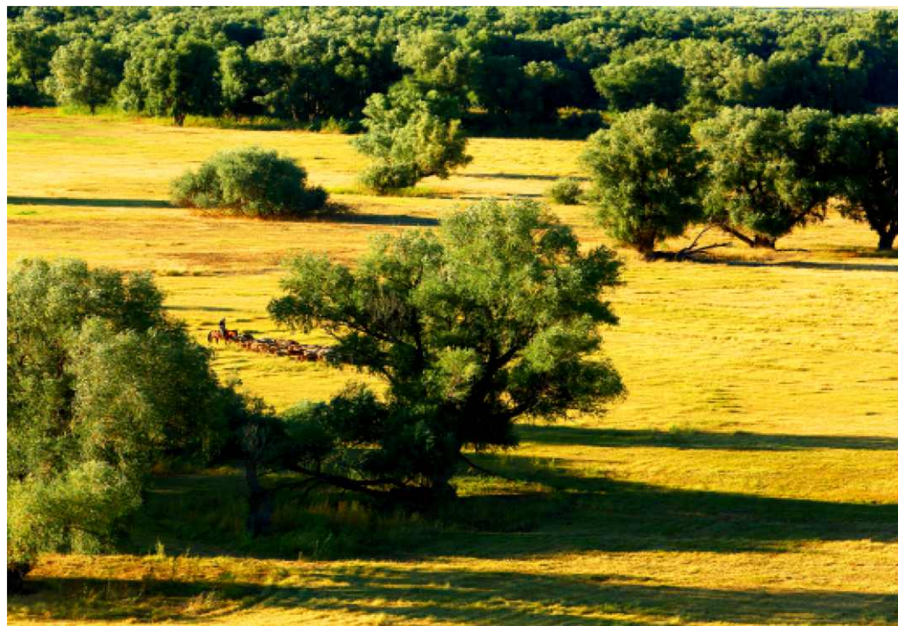
同治四年（1864年），绥靖城遭遇大劫，其周边发生暴动，古城亦

尽毁，仅存瓦砾。光绪十四年（1888年），新任参赞大臣额尔庆额上任，他走访四顾，发现城垣与俄国商人贸易买卖之地仅距20丈，其时边境仍有强敌袭扰，商与谍难以辨认，认为俄国由此易于掌握相关信息，且城小不固，沙俄邻近边境之地，均有重兵把守，恐启强邻侵占之心。额尔庆额力主另行择地修建，表章请上，清政府支持了他的建议。于是，在旧城半里之遥，额尔庆额另选“负山带河”之地，修建新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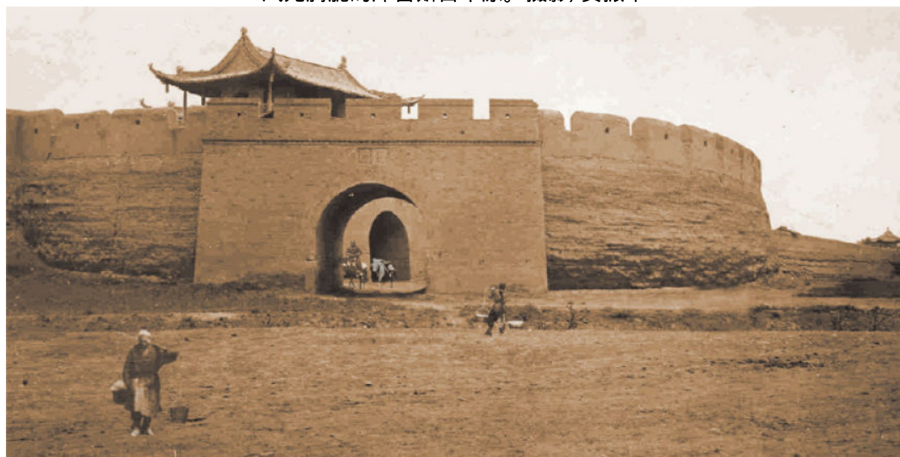
建城消息即出，额尔庆额征调选锋营的达斡尔族、锡伯族、鄂温克族官兵及当地百姓，入巴尔鲁克山伐木，松木由骆驼拖运而至。来自伊犁索伦营、锡伯营的百名工匠，就地取材，自行建窑烧制砖瓦。而官兵的家眷及百姓，上至老人，下至幼童，皆尽全力，壮年背运工料，老幼赶畜而行。

冬季雪厚，无法施工，一年之中，仅有数月可供营造。其间造造停停，直至三年之后，于1891年9月新城方才竣工，共费白银199100两。城围五里三分，高二丈二尺，底宽三丈六尺，收顶二丈二尺，大城楼三座，月城楼三座，大炮台一座，腰炮台六座，角楼四座，护城庙基一座，城门、甕洞、垛口俱全，均系工坚料实。

新建的绥靖城，至此与新疆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各城相连，边疆防守相助，系成一体，强敌一时莫敢扰。尤其是清政府统一边疆之后，包括哈萨克族、汉族、满族、回族、达斡尔族、锡伯族、俄罗斯族、乌兹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等先后来到绥靖城，或商或农，或工或兵。



风光旖旎的库鲁斯台草原。摄影/贺振平



清末，外国探险家镜头下的塔城绥靖城东门。供图/贺振平

如今，当我站在古城墙遗迹佐近，白杨成排，风起叶落，飘飘荡荡，虽经风雨百年，城墙黄土，仍屹立于斯。遥想当年，人声鼎沸时，军民共此边城，生息来往。受惠于此的，不仅边民，军事的稳固，更为通商贸易提供了极佳的交易环境，一时之间，绥靖城商者众多，竟成为当时的边贸兴盛之地。

其中，尤以俄国商人为甚。1845年，一个名叫柳比莫夫的俄国人偷偷进入塔城和伊犁，他此行的目的，便是调查俄国商品在当地的销售情况。他的实际身份，是俄国外交部官员，回国之后，他在撰写的报告中言道：“只要以条约使那里的贸易合法化，俄国在新疆的贸易是大有潜力的。”随后，俄国两次向清政府磋商通商口岸一事，清政府均拒绝俄商人在包括塔尔巴哈台、伊犁和喀什噶尔的贸易申请。

咸丰元年（1851年）8月6日，因清廷积弱，沙俄行不轨手段，逼迫清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其第一条便是贸易免税。之后，俄商在条约的庇护下，大量进入中国。在获得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他们开设商行、兴办学校，塔城也由此引当时的风气之先。许多年后，至今在塔城，仍然能够寻找到俄商的后裔。

通商留踪

1900年的春季，卡利穆·恰尼雪夫从故乡俄罗斯喀山出发，跟随一众人等，踏上前往新疆的行程。数日之后，他通过巴克图口岸，来到塔城，定居于此。至今，卡利穆·恰尼雪夫的后代热发提·卡利穆夫，仍在塔城居住，他退休之后，在自家院落开了一个农家乐。在宽敞的院子里，

热发提·卡利穆夫为我讲述了先辈的故事，他提到的第一个关键词，便是红楼。

红楼，当时是俄罗斯商人在塔城的聚集之地，卡利穆·恰尼雪夫在这里为商人们做翻译，有些积蓄之后，自己也做些小生意。我来到此地时，正值午后6点，烈日隐去，余晖仍在，只见一片红色夺目，就算是在今天，在周围的楼房衬托之下，也显别具一格，这才明白红楼之名，是从颜色而来。红楼共分上下两层，绿色铁皮为顶，设房屋18间，二楼为起居室与商务会客厅，一楼为储藏室之用。其门框、窗棂均有精美图案，是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


俄式建筑风格的红楼，当时是俄商在塔城的聚集之地。摄影/贺振平

红楼的建立，实际上与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协议有关。条约第十二条规定，“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存货、住人必需房屋，即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贸易亭、就近由中国指定一区，令俄罗斯商人自行盖造，以便住人、存货”。据此条约，在城外西北二里处指定区域无偿划拨土地，由俄领事馆负责协调修盖。

1853年11月，第一批房屋竣工，计房屋52间，入驻俄商92户。其后，又陆续新建教堂、学校、商行等建筑，或存货、或贸易、或居住，俄商们不断提出各种要求，清政府不得不又指定地点，供俄商及其家眷放牧牲畜，甚至圈定坟地。

在俄国驻新疆领事馆供职的官员鲍戈亚夫连斯基，曾在谈及新疆区域内的俄商贸易圈时说：“1851年伊犁条约（即《伊塔通商章程）是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侨居在中国两部地区的俄国臣民，开始改善了自

己的地位。”

俄商在贸易圈的交易，不交纳任何形式的税费，凭此获得巨大利润。也因此，来到塔城的俄罗斯商人不断增多，俄式建筑林立，以至于锡纶在出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时，巡视各处，看到贸易圈内的俄商情景时“一见惊愕”，市场长半里有余，房屋错落密集，华商与俄商杂处，但俄商占8成，所雇员工众多，华商不过2成而已。市场周边，遍布大量俄式民居。锡纶随即下令，在贸易市场东面街口“设立木栅，以免俄商散漫”，实际上另一层含义，是避免俄贸易圈无序扩大。

红楼，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在1910年得以修建。随着俄国在塔城获得设领事、贸易免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塔城成为中俄贸易重镇。1861年，来自俄国喀山的塔塔尔族商人热玛赞·坎尼雪夫，为逃避兵役，来到塔城，始为俄商雇佣，完成原始积累之后，设立吉祥涌洋行，收购新疆各地皮毛、棉花等特产，出口俄国及欧洲。又从俄国进口百化至塔城，并在新疆各地设置分号，最远可达甘、陕等地。

生意越做越大的热玛赞·坎尼雪夫，获得利润巨大，于是选中俄国驻塔城领事馆南边，东接俄商贸易圈的市中心三角地修建商务中心，即为如今的红楼。他从俄国请来设计师，设计大楼建筑式样，雇佣塔城当地优秀工匠，选材皆取佳品， 3 年之后方才竣工。



塔城宾馆一角。

红楼即成，热玛赞·坎尼雪夫在红楼设立经营土特产购销和对俄进出口贸易，吸引了众多俄商来此设立商行分号及代办机构，一时之间，红楼成为当时塔城的商贸中心。此后，岁月变幻，红楼又被作为医院、行政办公楼、招待所及报社办公用房使用。如今，已经是塔城红楼博物馆，向游客们呈现过往的历史风俗。

我沿街而行，在红楼的附近，有许多俄式建筑，最突出的，便是如

今的塔城地区宾馆（原俄驻塔城领事馆）。远远地，便被一座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蓝色洋葱头式尖顶建筑物吸引，东边则是宴会厅，曾几何时，作为领事馆俱乐部使用。一些年老的塔城人，还能讲述一些有关领事馆的故事，第一次放映电影、跳交谊舞、第一辆汽车，来到塔城的俄罗斯人，为塔城带来了许多的第一次，虽地处偏远，却引一时风气之先。

也因此，当茅盾于1939年秋携友西游，来至塔城，所看到的场景令他感叹：“商业及市场极为发达，具有近代化都市的优点，而且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气象。”

融合与影响

我在塔城逗留期间，与当地结识的朋友聊天，他们总是会提到两个人名，莫洛托夫和古兰丹姆·哈比甫阿丽娜。

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我带到了拜格托别街5号，现在已经是塔城市第四中学（在莫洛托夫旧址扩建改造而成）。1946年，苏联领事馆与当时的苏侨协会商议筹集资金设立学校，供苏侨子女和俄罗斯商人后代就读。莫洛托夫作为外交官，主持了此项工作。据说，苏侨在修建此座建筑时，所需要的沙石、土方等材料的比例，都是用秤称出来的。严谨之处，使人颇为感慨，或许也正因如此，此建筑直至今日，仍然保存完好。

我眼前的学校旧址，现在已经是塔城市教育史馆和俄罗斯民俗馆。这是一座典型的俄式建筑，外观呈王字型结构，东西南北各开一扇门，长84米、宽27米、高6米，属典型的俄罗斯建筑风格。从正门进去，墙壁之上，皆挂表现俄式风情或人物的壁画。一条长长的甬道，两侧原为莫洛托夫学校教室及办公室，现已改为陈列室。在其中的一间，模拟了当时的教学场景，吸引我注意的是室内角落内毛炉（俄罗斯人取暖用的火炉），式样简洁，炉壁花纹却是俄式风情浓郁，也算别致。



● 库鲁斯台草原的俄罗斯族护林员兄弟。

俄罗斯人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极为重视教育，除莫洛托夫学校之外，还在塔城北山克孜别提、额敏、裕民等地建成俄罗斯村小学。这些学校教学理念在当时是颇为先进的，俄商与苏侨子弟之外，也吸引了当地富裕家庭的子女入学。

而身为塔塔尔族的古兰丹姆·哈比甫阿丽娜，又与莫洛托夫等学校不同，她创办了新疆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古兰丹姆学校（今塔城市红桥附近，已无遗址留存）。初期学生，仅有60多人，分为3个班，开设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等文化课。后期发展到7个年级，300余

名学生的规模。

我在当地结识的塔塔尔族朋友再屯娜告诉我说，她的亲戚曾在古兰丹姆学校学习，那里还教授绣花、缝纫等工艺课，为的是能够让女学生在学习知识之外，掌握一些谋生技能。而学生的毕业考试，则在塔城人民公园（今文化广场）公开举行，每逢考试季，围观者众，成为当时一景。

学校兴起、教堂耸立、俄式民居林立，俄罗斯人在塔城定居生活，最终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1935年，新疆召开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俄罗斯族以“归化族”的名义正式成为新疆13个民族之一。但是，当时的俄罗斯人认为，此名称带有蔑称意味。1949年之后，俄罗斯人再次向政府请求，此后便废除了“归化族”名称，改称“俄罗斯族”。

我在塔城期间，感触最深的，便是多民族之间影响互通，彼此包容，尤其是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互相吸收融会。比如说，当地人交谈之时，总是会从口语中蹦出几句俄语或哈萨克语来，在他们看来很是平常，我却听得如入云里雾里。

向当地朋友请教，这才知道来龙去脉。实际上，塔城人的日常表述，受多民族聚居的影响（尤其是俄语及哈萨克语的影响），听来别具特色。哈萨克族在表述中，哈语和汉语相杂，并吸收了俄语词汇及其他民族语言，大多数为生活用语。比如说，romka（哈萨克语），plomka（俄语），汉语译为酒杯。又如:idhan“农民”、jurena“主任”、dizhu“地主”、udiana“书店”、laba“喇叭”，等等。而塔城的汉族，也在日常交流中大量借用哈语词汇。比如他们在说到“奶牛”时，并不用汉语，而是非常自然的用哈萨克语称为“seyer”（意为奶牛）。

尤其是我在当地结识的朋友赵学军，经常会在与我的对话中，夹杂几句哈语或俄语，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他请教，说的是什么意思，每当此时，他总是会哈哈大笑。其实，若仅听名字，会以为他是汉族，实际上赵学军是俄罗斯族。他的奶奶玛鲁莎，来到塔城后嫁给了赵学军的爷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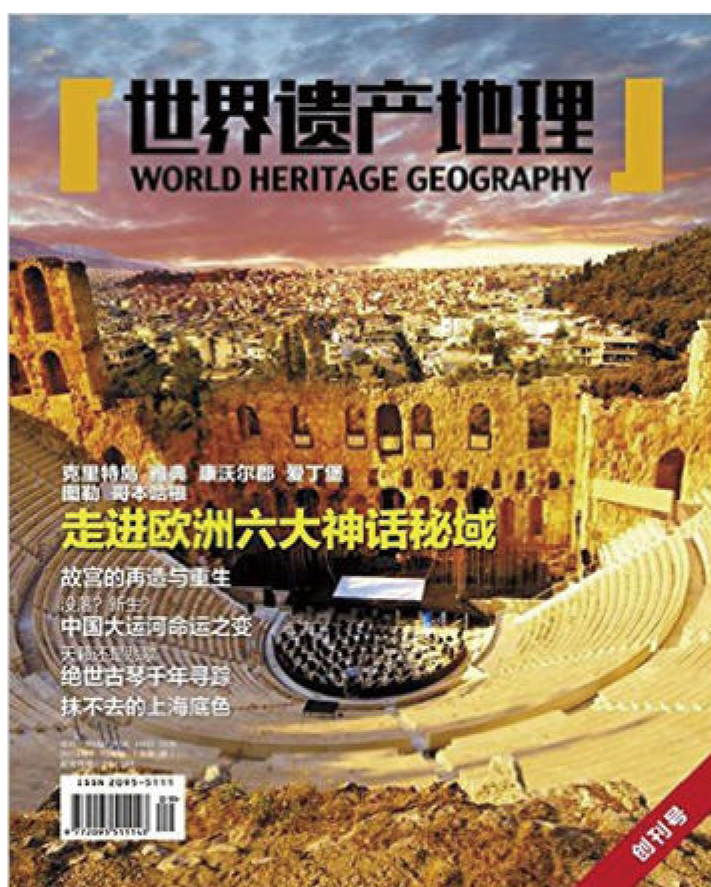
正因多民族聚居的缘故，也使塔城给予我独特的感受。我想，在任何一个地方，也很少会看到如下的情景，那是在我所居住的宾馆门前的小广场上看到的一幕：夜色降临，没有音乐，几个人哼唱出节奏，汉族朋友在跳维吾尔族舞蹈，维吾尔族唱着哈萨克族民歌。不远处，绿荫下的餐饮凉亭中，有俄罗斯族朋友在旁边端起酒杯，我听到他在唱着京剧，自得其乐，其意融融……

（感谢沙黑古丽、阿地里·阿不都热合曼、蔺茂奎提供采访协助，在此一并致谢。参考书目及文献：《新疆五十年》.《新疆通志·外事志》、《新疆通志·商业志·俄商》等）



再屯娜是塔塔尔族人。

猜你喜欢：《世界遗产地理·走进欧洲六大神话秘域》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克里特岛 雅典 康沃尔郡 爱丁堡
图勒 哥本哈根
走进欧洲六大神话秘域
故宫的再造与重生
没落？新生？
中国大运河命运之变
绝世古琴千年寻踪
抹不去的上海底色
创刊号

点此阅读

塔城：美景与美食

撰文/孟繁勇（本刊记者） 供图/塔城市宣传部、塔城市旅游局



玛洛什是一种俄式冰淇淋，由纯奶和鸡蛋做成。

必去景点

巴克图口岸

巴克图口岸，位于塔城市西南12公里处。向西辐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距离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不到1000公里、东哈州首府乌斯季卡缅400公里、乌尔加尔县110公里，出口岸西行250公里，就到了独联体吐西铁路枢纽——哈萨克斯坦的阿亚古兹市火车站。优越的通商条件，使巴克图口岸成为目前我国连接俄罗斯及中亚各国最便捷的口岸，被誉为“准噶尔门户”、“中亚商贸走廊”。

纵观巴克图口岸的发展历史，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其飞速发展的现状，巴克图口岸已成为商贸、旅游和与独联体国家及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扩大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如今，巴克图口岸是新疆首个边民互市贸易区中采取“三日免签”管理的试点口岸。2012年7月首批哈萨克斯坦“三日免签”互市团队通过巴克图口岸入境，至塔城市旅游购物。“三日免签”试点政策实施以来，塔城市入境旅游业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古老的口岸、神圣的国门、“158号界碑”及“伟人山”等景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

库鲁斯台草原

“库鲁斯台”在蒙语中为“苇湖”之意，位于塔城市西南约30公里，东西长76公里，南北宽36公里，是全国第二大连片平原草场，新疆第一大优质草场，是塔城市重要的农牧产品生产基地。由于塔城盆地三面环山，仅有狭窄山口向西开放，受西伯利亚潮湿气流影响，年内温度变化相对较小，年平均气温6.5摄氏度，盆地内降雨相对准噶尔盆地较为充沛，年平均降雨量达270毫米以上。

盆地四周形成数十条河流，汇入盆地腹心的额敏河，同时又形成新疆仅次于伊犁河流域的较大连片绿洲。库鲁斯台草原水草资源丰富，历来是塔城各族人民进行畜牧业生产的重要基地。每年5～10月份，塔城市以及天南海北的游人都会到这里旅游观光，避暑消夏。

双塔公园

双塔公园位于塔城市中心的楚乎楚泉边，“楚乎楚”意为木碗，传说香妃饮水后将碗遗失在此而得名。双塔公园的园林景观独具一格。赛依提喀玛勒大毛拉礼拜寺宣礼塔，建于1915年，塔身高20米，为八角形，每面装饰有砖刻的几何图形和六角形浮雕。塔之主体由清水红砖砌筑，白灰勾缝，显示出维吾尔族古典建筑艺术的风采。

另一座塔则是窝依巴扎哈纳喀清真寺宣礼塔，建于1898年。塔高25米，每面有砖刻5组浮雕，或花卉、或图案，素雅庄重，自成一格。塔顶为尖峭之三角形，吸收了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建筑的特色。

俄式冷饮玛洛什

塔城市旅游观光，有一道美食不可错过：俄式冷饮玛洛什。玛洛什为俄语，汉语意为冰激凌。

玛洛什由纯奶和鸡蛋做成。一种当地人较为常见的吃法，是在玛洛什中加拌上酸奶，味道更加酸甜爽口。据说，品尝起来，有初恋的味道。

塔城市内制作玛洛什最为有名的冷饮店，是文化广场对面的迎宾冷饮店，招牌冷饮就是玛洛什。每到夏季，店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塔城人吃冷饮不是用杯子或小碗，而是一公斤两公斤的买。三五个人，买

一到两公斤“玛洛什”，盛到大盘里，再要几杯酸奶，色泽黄润的冰激凌入口，浓郁奶香，冰凉口感，那种浪漫和惬意无与伦比。

必吃美食

纳仁

纳仁是塔城独具特色的佳肴，也叫手抓羊肉面。是用原汁羊肉汤煮面条或是面片，捞出盛盘，把面片放在盘底，块肉放在上面，肉用小刀切碎后同面拌在一起，并撒些辣椒面、洋葱末等调味品，然后用手抓着吃，其滋味鲜美，面有嚼头，肉更香。塔城人的习惯是在吃完面后，喝碗原汁汤，正所谓“原汤化原食”。

惠远：一座城的使命

伊犁河畔，有一座古城，因皇帝的恩惠而得名、兴建、繁荣，又因国运之没落而衰败、被毁。也正是这座名为惠远的城，曾承载了一份稳固边疆的历史使命，曾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举足轻重——它不应被遗忘。

撰文/戴莹（本刊记者） 摄影/金建辉



● “黑水围解”，出自郎世宁绘制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册。

东经80°56′，北纬43°56′，是一条宽阔的大河，名为伊犁。

河水湍急，无数漩涡裹挟着无所适从的枯枝败叶，发出低沉的怒吼，一次次地冲撞着石头垒砌的堤坝。另一侧，却是草木葱茏、安宁恬静的湿地风光。再远望，一条土黄色的带子横亘在绿茵茵的芦苇丛中，我想起来，那里便是惠远老城的墙基。只是，朱栏碧瓦的望河楼今何在？

1817年，清朝地理学家徐松，因贬谪来到伊犁惠远老城，他站在望河楼上，“俯瞰洪涛，粮艘帆樯出没其下”。仅仅25年后，同样被贬戍伊犁的林则徐，饭后跟朋友到河边散步，得知望河楼已被河水冲走了，精通水利的他忧心忡忡，因为“河距城不及半里”。又隔了二三十年的光

景，汹涌的河水终于肆虐了惠远老城，将其变为一座死寂之城……

我对这座城，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它为何建造在这新疆的边陲？曾上演过如何精彩的桥段？只是因为洪水摧毁了它吗？

老城：看繁华落幕

惠远老城隶属新疆伊犁霍城县。或许因地处伊犁河谷地带，或许是果子沟漫山遍野的绿色，又或许是因为全县遍植薰衣草，霍城县弥漫着湿润而清新的气息。惠远老城，离县城不近，若不是霍城县文物局夏永成局长带路，我应该不太可能找到那片庄稼地里时断时续的夯土城墙。

残存的城墙尚有东墙与北墙，东墙860余米，北墙略短。保存较好的地方有四五米高，宽三五米，据说古时其上能走马车。我沿着东墙往南走，沿途不时看到用来增强城墙防御能力的马面。从一个被风雨撕开的城墙豁口，我小心翼翼地攀上城墙。“喏，看到老城钟鼓楼的遗迹没？”顺着夏老师的右手望去，漫无边际的苞谷地里，勉强能分辨出一个小小的土墩。

“我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曾看到一张惠远老城的手绘地图。以钟鼓楼为坐标原点，延伸出去东西南北4条大街，分别通向4个城门。东门有瓮城一座。城墙外环绕着护城河。”面对着绿油油的庄稼地，借由夏老师的描述，我只能拼命地驱逐着自己的想象力——

西面那片向日葵田，原来是察哈尔营、索伦营、锡伯营等各领队大臣的衙署，庄严肃穆。南面那块将要成熟的豆荚地之上，则是熙熙攘攘的商业大街，文酒风流，热闹非凡。“南街上，曾有一个会芳园，银碗银筷子，金碗金筷子，能同时摆开300桌酒席。要知道，如今的霍城县都没有哪家餐厅能有这个排场”，夏老师说。

更为理性的数字，也向我宣告了这片庄稼地的昔日繁华——3.5平方公里的小城内，有48条街巷、200多所衙署、1万余间八旗官兵的住房。据乾隆四十年（1775年）成书的《伊江汇览》统计，当时惠远老城中仅满洲、蒙古官兵就有4368户，总计18369口人——难怪当时的史地学家祁韵士，会称其为“新疆第一重镇”。那么，它何以成为重镇？

1759年，乾隆皇帝平定了准噶尔与大、小和卓之乱后，意识到新疆伊犁地区为“西域形势最为扼要”之地，将其定义为新疆都会，驻军屯田，并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也即“伊犁将军”。1763年，首任伊犁

将军明瑞，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言及当时官兵驻扎的绥定城（今霍城水定镇）已拥挤不堪，请皇帝批准他另筑新城。他接着描述了自己所看中的地方：伊犁河岸边的一块高地，建城所需的松杉可通过河流运输，与固勒扎回城之间有粮运通道，此外，这里还产煤，柳条芦苇茂盛，柴薪不乏——很适合建造新城。



滔滔奔流的伊犁河水在霍尔果斯河口流入哈萨克斯坦境内，最终流入巴尔喀什湖。



历经沧桑的惠远古城如今仅存几截夯土城墙。

用“拔地而起”来形容惠远老城的建造，毫不夸张，明瑞带领官兵们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听到这个好消息，乾隆皇帝赏赐了城名——惠

远，其意不言自明。30余年后，因为人口暴增，惠远老城又向东扩展了240丈（约合800米）。以惠远城为中心，清政府又在其附近修建了宁远、拱宸等8座卫星城，合称“伊犁九城”。一时间，伊犁地区成为新疆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不过，明瑞将军似乎没有预料到，他所选择的近水之所，的确便利了新城的建设，但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徐松站在望河楼上欣赏楼下来往船只之时，同样看到柳圈络石的堤岸已被河水侵蚀得不成样子，当时河水离惠远城已不到半里。而林则徐念念不忘的望河楼，据他打听，是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被汹涌的洪水冲垮了。尽管徐松和林则徐都建议伊犁将军维修河堤，但山洪之汹涌，还是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在惠远老城的东墙外，夏老师指着一条约3米宽的下坡路告诉我，这便是洪水的痕迹。我吃了一惊，虽然过去了百余年，但仍能据此想象当年的浊浪滔天，约三分之一的城墙、建筑，一个个都消失在滚滚洪流中，了无踪影。

但洪水却不是惠远老城被毁的唯一原因。事实上，摧枯拉朽的洪水到来之前，这已是一座尸横遍地的空城。同治四年（1865年），叛乱者用大炮摧毁了老城的城墙和建筑，时任伊犁将军的明绪全家殉城。6年之后，俄国军队强攻老城，他们屠杀城中百姓，将建筑物的木材拆下来去建造90里外金顶寺旁的俄商店铺。惠远老城，就此成了废墟，随之而来的洪水似乎只是将这些苦难的记忆轻轻抹去，只留一片草长莺飞。

站在伊犁河畔远眺，几个世纪以后，惠远老城又重新成为河岸高地，像完成了一个轮回。

将军府：新疆之心

徜徉老城东墙之下，夏老师说，离这不远的东街，原本有一座高大的府邸——伊犁将军府。在文献记载里，将军府东西辕门内是两座吹鼓亭。此外，练习射箭的箭道威武堂皇，视事问案的厅堂肃穆庄严，周遭树木森森。往里走，还有印房、粮饷、营务及满营档房，办事极为便利。“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地方，是它，确保了新疆百余年的安定”，夏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很凝重。

历史的确如此。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统一，至光绪十年（1884年）建省，新疆一直推行军府管理制。所谓军府制，顾名思义，是一种军事高于民政的管理制度。而将军，则是最高军政长官。

按照清制，将军以驻防地名为号，比如：宁夏将军、杭州将军。相比之下，边疆的将军权限要比内地大得多，尤其是在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新疆。这从伊犁将军独一无二的名号全称便能管中窥豹——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冠以“总统”二字，突出了伊犁将军的位高权重。其所统辖地域之辽阔、军队之众多，受其节制的军政官员之多、官职之高，在清代全国驻防将军中，无出其右者。具体而言，他可以节制统辖各军政区都统、参赞大臣；他可以调遣天山南北两路驻防官兵；甚至，他还化身外交大臣，处理新疆与邻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如此重要的职务，通常由满族亲贵或蒙古重臣出任。那位建造惠远老城的明瑞将军，正是乾隆皇帝的妻侄。

事实上，伊犁将军对新疆的管辖也是行之有效的，在维护清朝的国家统一、巩固西北边防、抵御外来侵略、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分裂割据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从这方面而言，称其为“新疆之心”毫不为过。

这一切，在光绪初年悄然改变。由于新疆内外局势的变化，“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的军府制，还是呈现出种种弊端。湘军统帅刘锦堂收复了天山南北后，建议朝廷在新疆实行郡县制，整顿伊犁将军府，因为伊犁将军手下的都统、参赞、旗营、领队大臣已经无事可办、无队可领。1884年，新疆建省后，刘锦堂就任新疆巡抚，曾因伊犁士兵哗变亲赴伊犁善后，所见所闻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他再度上奏，请求削弱伊犁将军的权限。很快，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伊犁将军不再总统全疆军政。

我是到过伊犁将军府的，却不是惠远老城那座，而在惠远新城。这儿的伊犁将军府跟惠远新城一起，建成于1894年。

跨入庄严的朱漆大门，两旁是修长的东西营房，屋顶上覆盖着一层褐黄色的杂草，平添了几许苍凉。沿着中间笔直的道路前行，在到达二堂之前，会遇到两只造型奇特的石狮子。有人说，石匠为了表达对沙俄侵犯伊犁的不满，故意将石狮子雕凿成羊头、狗耳、鱼眼、鹿尾、俄罗斯人大鼻子的模样。这当然有些附会的意味，若论其可信度，还不如它们近旁两块不起眼的石碑。



伊犁将军府内的两尊石狮，其风格与内地的石狮截然不同。



步入伊犁将军府，左右营房中间的旷地上，一尊古老的青铜火炮静静摆放在那里。



现藏于伊犁将军府中的清代中俄两国界碑。

1881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界碑由清政府出资、沙俄政府制作。在埋设界碑时，清政府竟没有派官员到现场监督，俄方乘机将界碑向中国境内推移了20公里，立在伊犁河南岸察布查尔县境内的特奇勒干山上。由此，形成了40余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又争取回来27.4平方公里的土地。于是，原来立于此的4块界碑，被运送到伊犁将军府存放。其中一块后被移至霍尔果斯口岸，即人们常常提及的“耻辱碑”。

一面是双头鹰的浮雕，一面是沙俄人写的歪歪扭扭的汉字“界碑”，我心内萌生出一股悲凉。其实，这座府邸，以及它所在的这座新城，何尝不是历史演进的晴雨表，只是那时候正是凄风苦雨。

新城：一曲悲歌

在钟鼓楼上看惠远新城，视野很好。看过许多清代建筑之后，我没觉得它有多别致。只是，登楼四望，顺着街道将视线铺陈到城门时，我突然想到，晚清时期来到这里的芬兰人马达汉，大约也在钟鼓楼上俯瞰小城，因为他的描述和我所见的并无二致——

惠远城是我看到过的最清洁、最美丽的城市……城市设计得很好，笔直的街道，又宽敞又漂亮。两条街在市中心相互交叉。主要的街道两旁，几乎都是官邸、衙门，占据中心地位的是将军府。此外，还有一座

商店和两座庙宇。其中一座庙宇，红砖绿瓦，十分漂亮。另一条街道，主要是商店、餐馆等。市中心，两条大街的十字路口，建了一座城门样子的钟鼓楼，它的4座门洞，朝着东西南北4个方向。城里可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卡尔梅克人，带着尖舌长皮帽、身穿装饰服装的柯尔克孜人、锡伯人和索伦人，等等，他们都是听命于将军的下人。

可是，转念一想，马达汉所见的清洁和美丽的县城，真是惠远新城吗？要知道，这座新城的建造可是颇为勉强而艰难。

光绪年间，清朝收复伊犁。按说，伊犁将军应该继续驻扎在惠远老城，但老城已然为兵灾、洪水所毁。1882年，将军金顺在老城以北15里的地方，打算依老城的规制建造新城。迟暮的清廷，显然无暇顾及这座边远小城。刚开工1年，清政府便削减建城款项，并要求“将各项工程分别核减，凡非刻不可缓之工，一律暂停办理”。并且，建城的工费也是一拖再拖。

“工程进行到第五年，因为资金缺乏，清兵不得不去废弃的老城找建筑材料，诸如一些石礅、木材。拖拖拉拉的，工程进行了12年，到1894年才勉强完工，面积却比旧城小了近2平方公里”，夏老师说。

我想，这勉力而为的修建过程，不正是晚清国力日渐衰败的缩影吗？更为重要的是，1881年《中俄改订伊犁条约》的签订，令惠远城从当年的新疆之心，变为了边陲小城。作为边陲，意味着巨大的军事威胁，这直接动摇了其作为军政首府的地位。此后，新疆的行政中心逐渐东移，最终落在迪化（今乌鲁木齐）。

辛亥革命之后，惠远城在摇晃动荡的政局中，如一片肃黄的树叶。1919年，旅行家谢彬曾到过这里。在地方官员的陪同下，他参观了伊犁将军府的后花园，那里已被改为一所民汉学校。他看到“在校舍右偏，有败瓦颓垣数十间，即清伊犁将军署，陆军督练公所及讲武堂所在……改革而后，机关裁撤，风流云散。衙署一虚，满目荒凉。”

如今的惠远城，倒没了那种荒凉，只是略显寂寞。

末了，夏老师说要带我去看一处特别的细节，在伊犁将军府内一座四合院里，那曾是将军内眷的居所。从二堂旁边，跨过一道小门，是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院子中央的花坛种着百里香和蔷薇，周遭飞檐翼角、雕梁画栋。左边的那间，竟是那么奇妙——天蓝色的俄式门窗，装在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中，那上面还有规规矩矩的锯齿形的条状花纹。

TIPS

去霍城，还能去哪儿玩？

NO.1 果子沟

这是一条北上赛里木湖、南下伊犁河谷的著名峡谷孔道。古代，果子沟是我国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丝路北新道咽喉，被称为“铁关”，同时也因为它宜人的风景被誉为“伊犁第一景”。如今，这里还有雄伟的果子沟大桥，全长700米，桥面距谷底净高达200米，是国内第一座公路双塔双索面钢桁梁斜拉桥。

NO.2 赛里木湖

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风光秀丽的高山湖泊，又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因此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清澈透底，能见度达12米。

NO.3 霍尔果斯口岸

西北地区最大的陆路一类口岸，距霍城县城50千米，距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350千米。近年来，口岸观光购物旅游活动相当发达。2012年开始，由中哈两国政府共同建设的边境合作中心正式运营。这是一个集商贸洽谈、商品展示销售、仓储运输、金融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贸易区，享受相应的关税减免优惠政策，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其中可无障碍跨境自由流动。



- 当年的惠远新城是如今的霍城县惠远镇，清末时期修建的钟鼓楼如今依然矗立在镇区中央。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混搭。夏老师解释说：“惠远新城建造时，已经到了光绪年间，伊犁将军也曾派幼童去俄国留学，学习俄国语言、商务、工艺，等等。因此，这座府邸中，还配备了电灯电话。内宅的这个门窗，也是那时候赶时髦的结果吧！”看来，那时的惠远城，也曾在悲歌中挣扎过，满怀希望地变革，想要恢复昔日的繁华。只可惜，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会后退……

猜你喜欢：《世界遗产地理·新台湾制造——文创再塑宝岛魅力》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藏书票：方寸中的神秘殿堂
冬宫：从皇室宫殿到艺术宝库
夺宝奇兵：利比亚沙漠探险
+
走进"最越南"的美景
NEW MADE-IN-TAIWAN
新台湾制造
文创再塑宝岛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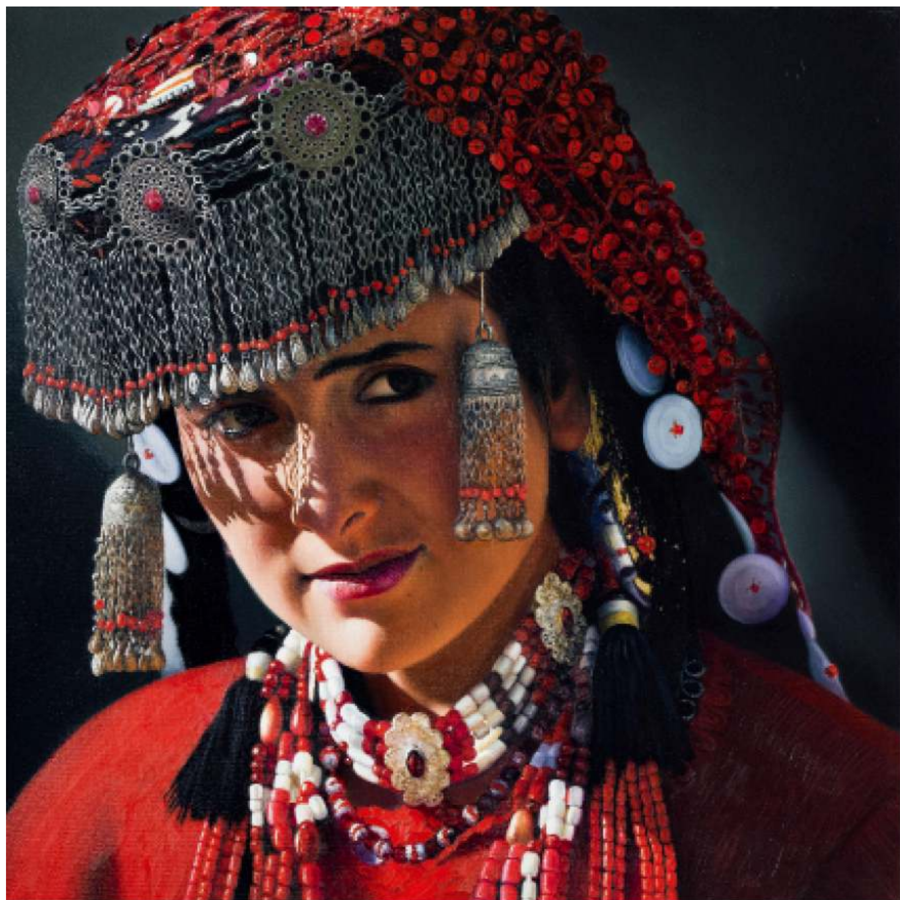
ISSN 2095-5111

点此阅读

塔什库尔干：双城记

中国2800多个县市中，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绝对算得上特征鲜明、无可替代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雷阔勒岭在这里交会，形成了帕米尔高原。塔县就在这里，与大山、河谷相伴，在山下的河谷中，有塔吉克人的家园，还有两座古老的城堡。

撰文/鉴非



• 身着传统婚礼服饰的塔吉克族新娘。绘画/燕娅娅

喀什出发向西，一路穿山而过，两旁尽是雪峰，然而山间地形却坦荡如砥，这种阔谷地貌便是帕米尔高原最为显著的特征。

想去塔什库尔干县（简称塔县），苏巴什达坂必是要路过的——这是喀喇昆仑公路的最高点，位于慕士塔格峰的山腰处。山坡缓缓抬升，车在群峰之间盘旋绕行，艰难爬上4500米海拔。从这里望过去，“冰川之父”的雄伟奇绝反倒不甚明显了。透过云隙仰头而看，只见从顶奔泻而

下的冰川覆盖了大半个山体。

在“高原雄鹰”——塔吉克人的眼中，慕士塔格峰是赐福的神山，每送友人踏上旅途，总是祝福：“愿你与慕士塔格同在！”

翻过苏巴什达坂，将慕士塔格留在身后，海拔逐渐降低，久违的绿色又一次出现在视野中，越往前走，绿意更浓。塔什库尔干县城就在这片绿色中。

王者的故土

作为全国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生活着2.6万多塔吉克人，他们是欧罗巴人种，也就是俗称的白人。尽管被誉为“离太阳最近的部落”，但帕米尔高原的烈日也难掩他们白种人的肤色。我在塔县城中见到的塔吉克男人，大多身材高大，面部轮廓立体，他们总爱头戴黑绒布、黑羊皮缘边的圆筒帽，眼眸中流露出深沉的目光，给人以气质高贵、彬彬有礼的印象。

这一热爱骑术、崇拜山鹰的民族，的确是王者的后裔，在他们本民族自身的语言中，“塔吉克”的意思就是“王冠”。西汉时，今天的塔县是西域都护管辖下的蒲犁国，后来蒲犁国被塔吉克族先民所建立的朅盘陀国吞并。朅盘陀国的历史前后长达600多年，是一个传奇与神话的国度，塔什库尔干因其而生，因其而成为丝绸之路上凝固的传奇。行走在今天的塔县，我总是会想起它的过往。

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这片土地就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作为东来西去的中转站，一代又一代的旅人、一批又一批的商队都会在这里驻足停留，以养足气力，然后翻越葱岭。从法显到玄奘，从马可·波罗到斯坦因，都曾在这里留下脚步，东西方文化交汇于此，佛教、伊斯兰教在这里碰撞，其结果是让这片古老的土地充满了更深的底蕴，也更是令人目眩神迷。

“塔什库尔干”是一个文化交融的古老名字，按照宋代的《突厥语大辞典》记载，“塔什库尔干”是“石头城”的意思，而塔县也的确有一座石头城。


塔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上，这里群峰叠起、雪山耸立。供图/东方IC


帕米尔高原的冰山下，剽悍的塔吉克族汉子们，正举行赛马叼羊比赛。供图/东方IC

塔什库尔干河畔，一座古老的遗址坐落于小山般的高丘上，背衬苍穹与雪山，壮观与神秘瞬间威压而至。这座有着近1400年历史的西域古城，曾经在古丝绸之路上盛极一时。倘佯在古堡下，我眯眼端详着它。

依丘而建，轮廓并不规则。整体既非方形也非圆形，正同上窄下宽的高丘形状完全一样。石头是城的骨骼，遍地大小石块错落堆砌，带着各种人工造就的棱线棱角。伸手摸一下那些巨石棱线，满手千年的风雨和记忆。大约在魏晋时期，揭盘陀古国达到鼎盛，塔吉克人的先民们开始动工建设此城。而到了大唐经营西域时，这里曾是葱岭守捉的驻地，

蒙元时期，石头城也曾大兴土木过，清代和民国也曾在这里设厅、建县，但一切如今都已消逝。在我看来，石头城只属于上溯千载曾称雄于帕米尔高原的西域古国朅盘陀。

谜一样的石头城

石头城是如何建成的？在塔县当地有个传说，千年之前曾有一位国王，是了不起的英明君主，他毕生都想建成一座伟大的城堡，但苦于困难重重，始终无法动工。某日，一位神秘的长者出现在国王的面前，他为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按照长者的方法，国王下令让全国百姓排列成行，从工地一直排到山上，协力采石，传送石块。运来足够的石块，用去了40个昼夜。国王又命令百姓们在山下挖泥，一点点传送回工地，这样又用去了40个昼夜。再经过40个昼夜的施工，前后共计120天，一座石头砌就的城堡耸立于世。

仔细而看，石头城的遗址，大致分外城和内城。粗粗估计，大约3600平方米。外城如今还勉强看得出城墙，全由土石筑起。从南坡爬上去再看，一片残垣断壁的凋零，犹如一个凹陷的神坛。外城原本有民宅和其他建筑的遗迹，但后来当地人挖土用来造田，搬走石头用来筑房，也就使得这些遗址再也看不到了。内城倒是比地面高出一些，它从山丘的脚下砌起，与丘顶齐高，到了上面，则与山丘的上部大小宽窄相等，这样也就形成了需要仰观的楼阁了。相较于外城，内城保存得更完整一些，除街市和民宅外，还有王宫和官邸的遗迹，依稀可见丝路古堡的威仪，当地塔吉克人称之为“旧衙门”。

石头城虽小，　　但所处地势极为险要，隔墙之间石丘重叠，乱石成堆。此城本有4座城门，但因为年代久远多已坍毁，只有东北角的城门形迹尚存。我想，那些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驼队应该正是从左右两侧沿着古老的商路，穿过这座城门，进入石头城的吧。我不知道，匈牙利裔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第一次到访石头城时，也曾如我这般欣喜吗？但我知道的是，后来他在《古代和阗》一书中刊布的城门照片，几乎轰动西方。

石头城的废墟中曾出土过许多东西，有魏晋的陶片、唐代的钱币，以及公元3世纪左右在克什米尔地区广泛流行的梵语文字手抄本。此外在石头城中那些棱线规则的巨石上，还留存为数不少却刻着既非文字又非图画的符号，没有人知道那究竟是什么，秘密只属于早已湮没无闻的朅盘陀王国。



● 油画塔吉克少年《看着我的眼睛》。绘画/燕娅娅

朅盘陀国何时消亡的，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唐代高僧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写道，当吐蕃王朝的势力拓展到了帕米尔高原时，朅盘陀国最后一位国王裴星率朅盘陀国归顺了吐蕃，从此这个曾经在西域影响很大的王国就这样从历史上消失了。后来，大唐帝国在其故土上设立了葱岭守捉，直接隶属安西都护府。

天宝六年（747年），大唐安西副都护高仙芝远征小勃律，曾途经于此，但他没有提及当地朅盘陀人后裔的消息。朅盘陀衰亡以后，朅盘陀人的后裔塔吉克族人留在帕米尔高原生息繁衍。再后来，随着古老的

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来往行人越来越少，有关朅盘陀的记载也随之绝迹。

孤独的公主

朅盘陀王国建立于何时，塔吉克族先民与石头城的文化渊源究竟要追溯到何年何月？这个疑问始终困扰着我，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葱岭东部，紧邻朅盘陀国，有一个乌铩国(今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的坎巨提)，该国“自数百年王族绝嗣，无别君长，役属朅盘陀国”。邻国仅仅依附于朅盘陀国便有数百年之久，可见在灭国之前，朅盘陀国至少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沿着塔什库尔干河谷去探访另一处城堡遗址，这是另一处“库尔干”。

南北走向的塔什库尔干河谷，两侧山岭连峰叠嶂，纵贯其间的塔什库尔干河在从南向北穿越帕米尔高原时，形成了高原上最为典型的“U形宽谷”，也流出了迷人的湿地画卷，因为这曲折盘旋的河曲充满绿意，是帕米尔高原上少有的繁庶之地。当地人大多靠山麓而居，田畴错落，杨柳依依，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回到了江南故里。

河谷的北端是塔什库尔干（石头城），而在河谷的南端还有一座名叫“克孜库尔干”的遗址，两者之间的距离大概有60多公里。

在美丽的风景中，沿河谷一路南下，在塔县县城以南约70公里的高山上，我看到了被当地人称为“姑娘城”的古城遗址，而这里的海拔，也回升到了4000多米。“姑娘城”孤处在空无一人的荒岭中，后倚遮天蔽日的皮斯岭达坂，举目高低起伏的嶙峋山石，与想象中的西域古堡遗址所去甚远。看着这座孤独的城池，我恍然记起，汉语中人们常用另一个词来称呼这里：“公主城”。

塔什库尔干河谷中有两条河，一条是红其拉甫河(又名塔格敦巴什河)，一条是喀喇楚库尔河，两河汇流为塔什库尔干河。公主城正建于两河的汇流之处，涛声可闻。从规模来看，公主城比石头城要小些，不过2000平方米，完全依高山地势而建。东面石崖，西面残墙，南北两面有窄窄的砾石山脊与他山相连，只有从此处才能攀爬登山， 别无他道。不过我发现，虽然公主城西面的残墙也沿山筑起，但弯弯曲曲、时隐时现的残墙上方留下一道缺口，可以翻缺口进入城中。只可惜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保存状况尚不及石头城外城，公主城里早已全然废墟。仔细观察，似可辨认出一点由东向西呈阶梯形修筑的宫室墙垣。城东面还有一处对四周进行观察的哨楼遗迹。此外，城内有一棵孤零零的柏树，当

地人称“公主柏”。这座与“塔什库尔干”齐名的古城遗址中，也就只剩这些东西了。从城上远望，山下有一眼泉，当地人称“公主泉”。山北还有一个山谷，因公主城而得名“公主谷”。



石头城位于塔县境内，是丝绸古道上著名的古城遗址。供图/东方IC

丝路上的传说

我问当地人，这个“公主”究竟是因何而起？他告诉我，一切都来自丝绸之路上神奇而流播广远的传说。而这个传说，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记载。玄奘大师对朅盘陀国王诚恳热情的接待久久不忘，他回忆，在热烈的交谈中，朅盘陀国王突然道出，本国人乃是“汉日天种”，自己的祖先“母则汉土之人， 父乃日天之种”，即来自中原的公主与太阳神的后裔。玄奘不明白此话的真意，朅盘陀国王便向贵客娓娓道来：

相传久远的古代，西方的波斯王派遣使臣前往遥远的东方，为自己迎娶公主为妃。波斯使臣们成功打动了东方的皇帝，带领迎亲队伍护送公主西行。迎亲队伍来到葱岭，不料正值这一带战乱四起，道路不通。使臣们在山上找到一处险峻而隐秘的地方，筑起临时城堡将公主安顿下来，日夜守卫，暂避战乱。

三个月之后，战乱平息，丝绸之路重新开通。队伍正要起行，使臣们却吃惊地发现——公主竟怀有身孕！使臣们如五雷轰顶，对公主身边的人严加责问。最终，公主的侍女告诉他们：“此乃天意，并非人为。每

天正午，有一丈夫从日轮中骑马而下，与公主相会。”



塔合曼牧场的牧民们正在打馕，该处位于慕士塔格峰下，四面环山。供图/CFP



酥油奶茶泡馕是塔吉克族人一日三餐中必不可少的。供图/东方IC

使者们不敢再回国复命，只得在孤峰之上依势修城筑室，权且容身。他们筑成周围300步的城郭，自成一国，尊公主为摄政。公主生下一个十分英俊的男孩，男孩长大成为德才兼优的智者，且神勇无比。临

近诸国纷纷前来称臣，拥立他为王。于是，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国度，名为“朅盘陀”。这是朅盘陀国缘起谜团的一种解释。而这处缘起之地，便被后人称作“公主城”。

听完这个故事，玄奘不由再度审视起眼前这位远离汉地万里的朅盘陀国王。但见此王“首饰方冠”、“仪言娴雅”，颇有中原之风。再看王族的其他成员，亦有此风。就这样，玄奘将“汉日天种”的传说郑重记载到《大唐西域传》中。

然而，这仅仅是传说。按照史料的记载，强盛一时的朅盘陀“国有十二城”，所以一般认为公主城即此十二城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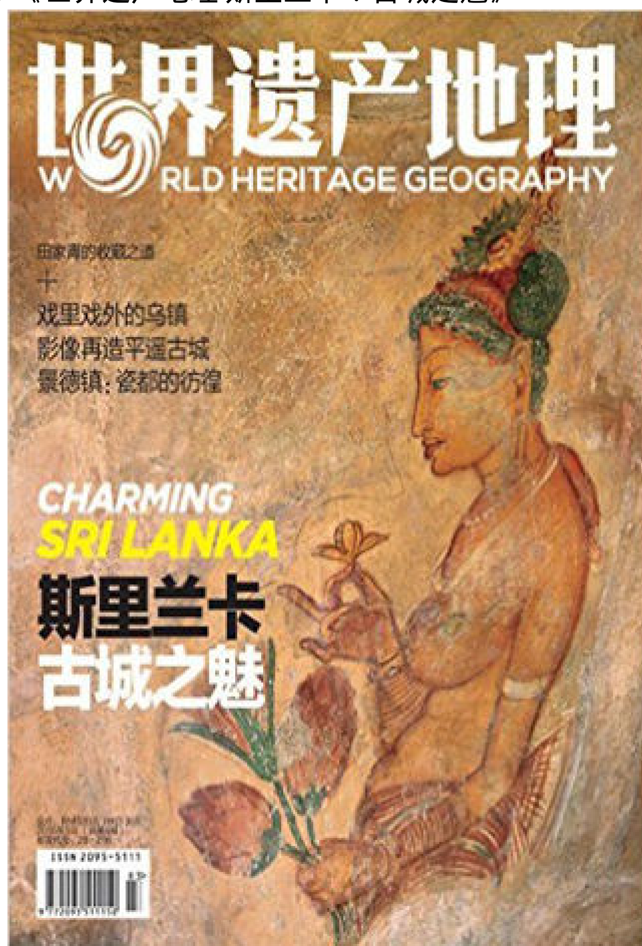
1400年之后，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来到了塔县，他一心想要找到当年玄奘曾见到过的公主城，最终，他在这里发现了古城的遗址，斯坦因肯定这就是玄奘笔下公主住过的城堡，公主城从此闻名于世。

不过，斯坦因——这个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在研究公主城时，提出了历史上任何人也未曾提出过的设想。他将公主城城墙的建筑方法和敦煌附近的汉代长城作了对比，认为公主城的建筑特点与汉代长城的建筑特点相同，所以公主城很有可能是用古代中原的建筑方式修建而成的。如果斯坦因的这个说法在某一天得到证实，那么公主城的历史则可由玄奘的时代前推五百年，其历史之悠远直奔“汉日天种”而去。塔吉克族人会为此更加自豪——自己的父亲是太阳神，母亲是强大中原帝国的公主。

离开塔什库尔干时，我再一次眺望了河谷的方向，石头城与公主城，它们始终保持着文化与历史的缄默，迷雾或许永无真正解开之日。

其实这不重要，它们早已是丝绸之路上凝固的千古绝响。不必通过它们去探寻文化的交汇相融之谜，塔什库尔干就是这一切本身。古城的遗址就这样凝视着塔什库尔干，守望着丝绸之路。过去的两个千年如是，未来无尽的千年亦如是，直到一切完全坍圮，与帕米尔的身躯融为一体。

猜你喜欢：《世界遗产地理·斯里兰卡：古城之魅》



点此阅读

红其拉甫：通往彩云之上

撰文/鉴非



● 喀拉库勒湖位于有着“冰山之父”之称的慕士塔格峰脚下。供图/**CFP**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上，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相邻，“一县对三国”的特殊位置绝无仅有。县城出发，驱车125公里，便可以抵达红其拉甫，1960年代的经典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原型便是它了。

前往红其拉甫，那条“中巴友谊公路”必是要走的，这条又被称作“喀喇昆仑公路”的国际公路自喀什开始，穿越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西端，从红其拉甫山口出国进入巴基斯坦境内，最终在其北部城市塔科特画上句号。虽然公路全长不过1032公里，但地质情况却极为复杂。公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因而翻车事故时常发生。此外，雪崩、地震、泥石流也很常见，行驶在这条公路上的司机们对此大多习以为常。若是能够搭上他们的车，你还能够了解到这条公路背后的故事。

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尚未结束，中、巴两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迅速达成了修建中巴公路的协议。第二年，帕米尔高原炸响了开山第一炮，数万名两国工人开始修筑穿越喀喇昆仑山脉的国际公路。

根据协议，中巴双方从两国边界海拔4700米的红其拉甫山口向各自方向修建公路。但由于工程进度的需要，渐渐地，中国工程人员开始援

助巴方建设了北起红其拉甫山口、南到塔科特大桥的路段。

近20余年的努力，500条性命，这条1000多公里长的公路方才建成。整个工程中，仅炸药就使用了8000吨，而混凝土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万吨，堪称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尽管中巴公路被看作是世界十大险峻公路之一，但沿途的风景却是美丽的。从喀什平原出发，沿盖孜河谷上升至高原，随后一路绕过雪峰，翻越达坂，穿越河谷，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冰川、山地、峡谷、湖泊、河流，还有村庄，如山水画样的美景尽皆被收入眼帘。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去怀疑自己选择行走在这条路上呢？

喀拉库勒湖位于公路边，她是慕士塔格峰的冰川融水在山前低洼处形成的，站在湖边便能够看到慕士塔格峰的雄姿，那山几乎耸入白云间，那云就在山尖，让你分不清究竟是云，还是山尖的皑皑白雪。

没有风的天气里，美丽的喀拉库勒湖的水平静得就像一潭池水，不时能够看到游荡在水面的野鸭。湖水中慕士塔格峰倒影偶尔会被这些小家伙们搅碎。

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几次来到这湖畔，他三番五次地想要登临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顶，但每次都是半途而废。想要征服这“冰川之父”谈何容易。通往峰顶的冰川之路极为难行，到处都是冰缝，也正是如此，直到离开人世，斯文·赫定也没有能够实现他的这个愿望。

很久以前，丝绸之路就在这里蜿蜒，那连绵了千余年的商队行走的便是这条路，尽管那时候，并没有这条公路。

如今行走在中巴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路牌指示：自那条岔道过去，十几公里之外就是与塔吉克斯坦交界的卡拉苏口岸；走这条岔路，则通向明铁盖河谷；沿着河谷继续前行，便是进入阿富汗了，著名的瓦罕走廊就在那儿。千百年前，这里并没有指示路牌，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僧人，就那样行走在路上。他们往往要走几个月，甚至是一生——一些人没有能够熬过大小“头疼山”的折磨，而死在这里，与雪山、冰川一起化作永恒。

红其拉甫山口的海拔大约有5100米，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帕米尔的雄鹰”——塔吉克族人。他们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主角，他们属于欧罗巴人种，说着波斯语，他们被称为“天上人家”。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也许这首诗用来形容塔吉克人的家园再恰当不过了，只是谁又知道“红其拉甫”这四个字背后的含义？

波斯语中，“红其拉甫”意为“要命的山谷”，而维吾尔语中则是“血谷”的意思。红其拉甫的确就是这样一个要命的地方，这里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离雪线只有二三十米。加之终年为冰雪所覆盖，空气又很稀薄，因此这片在地质学中被定义为“冰冻层”的土地，干脆被人们称作“生命禁区”。

红其拉甫口岸便设立在这里。